



虎丘雲巖寺記

王隨



夫元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域凡鍾靈秀之氣悉為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不可已姑蘇乃吳會劇郡茂苑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高田多稼歲儲以之流行雲屋此居風俗于焉富庶俯重湖之縹緲烟景何窮睇百城之紆餘金剝相望虎丘山者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涌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塚在吳縣閭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之三日白虎踞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

云秦皇帝日遊海右自滬瀆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
出而拒之始皇挺劍刺虎，奔而隱日改為虎丘焉故上有劍
池或曰秦皇試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丈濶餘三
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池無底浸雲根又云沉沉劍池
水直上連滄溟後以唐祖廟諱更為武丘云其山又有響師虎
泉陸羽茶井真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鬼詩林逋回其仙馭詭
異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即晉王氏伯仲珣珉捨別業以創焉
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公詩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
今則合而為一先是至道中獄牧貳鄉魏公庠改為禪刹延清
順尊者演法主之彼美招提實為絕境粉垣回繚外莫觀視其崇

巒松門鬱溪中迥藏於嘉致故前賢詩云老僧祇怕山移去日
莫先教鎖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
上出雲霓華殿山屹亭礙星日景物清暉寮宇岑寂千年之鶴
多集四照之花競折垂組縹纓之彥靡不登臨達心了義之人
終焉宴息允好謂浙右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
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題編錄盡存美難備叙禪師用慈道行明
潔智懷淵廓自招提宗唱克奉神君屢飛翰於雲霄祈鏤文於
金石愧先聖之嘆輒成章於狂斐數頭陀之碑聊寓言於鬚髯
云甬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翰林侍讀學士中
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同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護軍

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
王隨記

重興虎丘雲巖禪寺碑

黃潛

自佛學行於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侈為寶構華
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衆之依怙俾來者觀
相而生信也丹青土木之事雖若涉於有為而事之與理不相
留礙推理而適於事清淨覺地即大伽藍溘事而歸於理積土
聚沙皆以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乎心境之
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因
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涌峯有大招提曰雲巖

寺山之得名寺之朔立志見于圖誌山則吳王遺蛻之所託秦
皇轍跡之所屆劔池及試劔石存焉寺則晉王氏兄弟司徒珣
司空珉所施之別業生公講堂處點頭石千人坐在焉宋至道
中始以寺為禪刹皇祐初又更為十方住持紹興間長老丈此
丘隆公以圓悟嫡子坐鎮茲山法席鼎盛東南大叢林號為五
山十刹者虎丘遂居其一大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緒經有
室容聲儼然繼以雪庭瞎堂松源咲翁諸宿德唱道其中而宗
風愈振纂承基緒代不乏人而支傾植仆日不暇給際今昌辰
尊崇象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克大起其廢重紀至元之四年行
宣政院以慧燈圓照禪師普明嗣領寺事至則裝飾佛菩薩阿

羅漢執金剛神壕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繕治舍利之塔
經律論之藏範美銅為鉅鍾視棟宇之摧墮蠹敝者或日或革
百役並舉大佛殿千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司三門兩廡
古木寒泉劔池華雨諸亭則其舊祖塔衆寮倉庖福宴休
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為重門則改建使一新環寺
為渠六千餘尺墜於客土水過弗行則疏濬之凡其費一出於
經用之美財而集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石築隄屬于城闔以
復唐刺史白公故迹未及庀工禪師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
寺爰序其成績來取文以記焉禪師材周而智圓達理事之不
二觀一切法皆佛法未嘗於一法中妄計無為有為而生欣厭

故其經度指授久而弗懈閱七年如一日宜有以于成而不
愆于也前作後述是在來者可以無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
業而益廣其所為之志乎記為興造而作山川靈異風物之美
著于前賢紀詠者茲不復出禪師族松江曹氏說法嗣晦机和
尚於大慧為五世孫於隆公為五世從孫云至正六年冬十月
甲子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黃潛撰并書太中大夫禮書鄉
表不華篆額

虎丘雲巖禪寺修造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處世傳既
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詭蓋有王珣及弟珉之

別墅咸和二年前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則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廬龍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交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普真主寺始作佛殿寺僧寶林重葺浮圖七級繼普真者宗南作文殊殿十七年良玠繼宗南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選佛場又明年作妙莊嚴閣三年落成蓋寺至良玠始復完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一百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土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玠抗之海昌人原石其字

前僧錄闡教止菴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原石嘗從亢宗遊遂因以求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者老壯少閑暇而出遊者必之於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之於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以處焉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度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後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

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
久而不衰者因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瑰璋蹕
絕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
瑰璋蹕絕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為
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其若是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
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太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
此也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歲 月朔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
廬陵楊士奇撰翰林院侍讀承德郎華亭沈粲書徵仕郎中書
舍人三山陳登篆額

虎丘山重修萬佛閣記

文嘉

虎丘山在吳城西不數里而近中多勝跡其琳宮梵宇亦為吳
中甲觀而萬佛閣尤雄偉宏麗歲久有傾圮處游者每興歎惋
於是吳城專諸巷人守成張君暉欲重加脩葺以功費浩大非
一力可成因為疏語將告之于其人之所願欲者以協就厥事
既而歎曰天下事患為之不勇耳焉有為而不成者遂矢心捐
產備理凡閣之圯者立之朽者易之漫漶者新之庀工程能以
一身任其勞費蓋如事於嘉靖二十六年八月八日歷若干時
而工畢繼而西方殿伽藍殿天王殿中山門斷標亭大山門以
次告畢至三十年五月三日又重蓋玉皇閣一所三十一辛三
月七日則干手觀音殿大悲閣轉藏殿皆以次畢事或有嗤之

者君曰吾見大家巨室窮極土木以為子孫謀然身歿未幾已
屢易主矣吾豈不念子孫哉然吾所以為此者亦非敢徼福於
回以為後利特以名山勝地傾圮莫治故盡力為之然亦不自
意其必能成也今賴佛佑皆以次告成則吾願畢矣因屬予為
之記予惟世之人老則愛惜費念子孫寸田尺宅必爭必計凡
以為後人慮至深遠也故窮年矻、老而不休達者笑之其或
築園囿適游居自以為達矣然視吾張君之無所利而為而又
莫惜其勞與置者其相去何如哉予故樂為記之使刻石山中
來遊者觀焉不特可以為吝惜貨財者之警又可以為勇於為
義者之勸也於是乎書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冬十月茂苑

文嘉撰

重脩虎丘寺千佛閣記

鄒迪光

自夫差稱霸江左而姑蘇為一大都會諸王錯貢賦彫族素封
神阜靈宅甲天下而以山川勝其山峭崿建業隱鱗崑崙延袤
曼衍綦履所不能徧而以虎丘勝虎丘于秀壤芳原之上靡所
附麗竦而上于葱菁絢目紫翠襲衣竹木駢羅空香交加栴檀
蘭若遠迤相望門千戶萬廡蔽雲日而以千佛閣勝閣當山之
陽摩訶中據左右兩殿翊之輾埃壙納景翳吞吐沆瀣曳帶星
斗飛欄鞞鞞及宇高驤玄墀丹城玉瑱銀鋪徃、而是為永樂
十九年僧良珩所繕蓋棟宇若斯之瑋矣歷歲之久而寒暑再

離雨師無賴風伯不仁繡栢支離從東而靡丹青剝落金碧黝
黯礎花內蝕筍屢多故于是乎聞者歎息見者懊惻王孫公子
悵無眺望騷人墨客用以千古方袍圓頂之衆歎其無所瞻禮
牛山之淚洒于沃州雍門之悲作于梵宇桑田之感及于恒河
始未嘗不崢嶸璘珣而後以凌遲惜化城之欲化也司禮孫公
有事三吳意在恢復力能振舉睹斯閣而歎曰昔王珣王珉割
別業以為寺稱茲山盛事夫未有寺而割業以興既有寺而恪
財坐廢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爰捐緡錢若干首授成事而後
少師申公侍郎韓公與夫邑人善知識吳之相寺相率信施寺
僧通密具大津梁廣饒慧力乃為搜美材購堅甍伐精砥鳩集

群工撰時之良規規中持斧斤上下鍾各絡絳薰修不廢閣以
告竣若危始安若虛始實若仆始起拱若羅而侍棟若翼而飛
檐若覆而併礎若踞而伏慧曜再朗法雲大被迦陵嚶鳴其上
蒼苔杜嚕之花菩提娑羅之樹紛披其下恍若即雞山而登鹿
苑瞻阿閣樓閣者工始于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而成于二十
四年四月所費緡計三千七十兩有奇通密謂余雅奉金仙修
出世法乞一言以紀盛事且曰之舉也非孫莫倡非甲與韓莫
繼非諸同志莫終財以義集功從衆建萬心斯歸千靈乃安然
然而有佛力焉非衆手目之所能運也昔胡以廢今胡以興廢
何其久興何其速不有如來真，智助昭，孰頑密等稽首十

方投誠千佛而後敢告下執事惟執事其固之夫佛無事以人為事佛無為持人而為故如來即大靈通不欲斷其臂為木磨其肉為土灰剖其五臟六腑為金石化其百骸為諸匠氏若魔主外道之所為以駭天下而必寄之人故人亦佛也人力亦佛力也乃不有無事之事而不非事無為之為而不為者乎有事故寶字珠宮無事故清淨覺地有為故白馬招提無為故攝心淨土事而非事故福地亦心田為而不為故募脩亦靜攝故世有成住壞空而理無成無住無所空壞寺有興廢而佛無具無廢當其廢也阿育挽之不來復填氏追之不及金剛神力繫之不能迨其興也不五丁六甲而開不公輸班倭而建不郢氏

而斲乃其倏而廢倏而具則又神禹之所不能謀隸首之所不能算而魍魎魍魎之所不能窺夫何以故千佛一佛一佛無佛無佛無閣無閣無廢興一理冥然孰知往始孰測將來不有端倪故經不云乎萬法惟心必求佛于千求千佛于閣求閣于廢興廢之間是謂以幻執幻無有是處通密頷其言歸而授之劉氏用告學禪者萬曆丁酉嘉平月既望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兩奉 重書八閩三楚學政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梁溪鄒迪光筮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夫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總裁 國史 會典 予告邑人申時行篆額

千佛閣

錢希言

虎丘千佛閣傾圯不可為游者無不仰歎殿學申公發大願力捐貲鼎新衆心樂助一日有匠人持斧鑿詣寺自云能整齊之請具香燭花果楮鏹列數百餘燈夜與同伴三四人閉戶了了不輟反晡錙銖不失尺寸歸然如故矣仍索厚緡謝辭而去識者謂匠本凡人偶為神物所為而然如古者舂倕之流其神不死往下降人間成就釋道二門勝事非有他也一云是異僧來敲正之非匠人也其僧是越東人尚在

水陸堂記

范成象

自吳西門出並城以北十里而近有山孤峙於平田中無有重

複綿亘之勢而盤積巨石撐突皆翠轉步幽險若在衡廬溪窟處中如劈華絕壁劃然湛盧之淵下臨無極即之危懸若墜而稽此虎丘之名聞天下雄勝次當東南二三殆有神明之所扶持哉故大士說法頑礦至於領首山鬼留詠岩穴為之生悲惟景勝地靈紹為佛廬精嚴冠宅刹釋氏有教施及杳冥宜其徒號為水陸環浮圖比之是為四方所歸嚮獨盛者亦莫虎丘若也宜有道場廣博嚴淨然寺之屋其巔不能備衆事所謂水陸之供僅列廡下卑隘不稱威儀前後領徒雖巨擘咸弗克寔度今傳法者定慧圓明禪師廣彥始至籌室即慨然有興作意且道行為衆所仰乃有信女張氏法濟欲成夫薛贊之志命

其二子曰澄曰污捐貲率諸家摠七百餘萬有僧義才運其智
巧累石崇基勦營大厦架壑為梁結樓翬飛直小吳軒相對如
翼鳩工於乾道乙酉之冬役不逾月藻繪金碧如幻如化既落
成又增置田半頃永為祠闡歲給蘭膏蒲塞之助凡城邑聚落
與夫舟車衝，見聞喜躍輦財為供輻輳背來想其清夜沉寂
太虛次寡鈴鐸振響梵明摩空山川草木為之肅然而况三乘
十類有情無間靈 來下地湧沉幽法力一加普徧蒙益諸法
施中此施無上諸莊嚴中此為最勝彥以一方便成就二種用
乃移畫書屬隨順居士范成象為之記成象嘗讀華嚴經見諸
佛用心得水陸起教之源有曰佛住甚深真法性寂然無相同

虛空而為第一寶義中示現種，所行事此如來以大事出現
知諸法差別相住無為開此施門利益一切也又曰菩薩善知
推實雙行道雖以相好莊嚴其身而視示受醜陋貧賤之形常
積集衆善無諸過惡而現生地獄畜生餓鬼此而然大士所以
隱其福德假諸惡道以應緣闡教也又曰住於涅槃而示現生
死究竟寂滅而現起煩惱此慶喜尊者所以內懷智慧外示悲
憂以祈哀顯化也此一大教聖蹟如是周遮建立於世間法決
非小補受付囑者宜何如哉此定慧圓明傳佛祖印而下礙垂
手以有為法興建佛事也嗚呼善哉先佛以誓願為衆生故此
法會不斷滅後人以慈悲同一契故此法會常相續願力悲力

無有邊此山此會亦常住彥以如是為諸有施者福不唐捐余以如是說諸有聞者一時解脫乾道丙戌上巳日記

千頃雲記

家之巽

虎阜為吳會絕景幽岩曲沼佳木盤石之環巖娟秀悉在寺前
劍池鏡山腹以出清泉在寺中寺眈山勢為高下廣袤規置不
能平直而梯空駕虛俯仰避就各有態度丈室畫山之背一月
千里以故遐披遠眺空濛浩渺之趣迥在寺後中為致爽閣漣
木蔽虧目不得騁少東可十步前無翳翳望眼始逸屋北陋弗
稱今住山古田師徹而堂之前為軒居東面以延納空翠收拾
平遠然後畦疇畎澮之交錯遙岑平湖之隱見出沒風帆陸車

樵歌漁唱之斷續款乃千古塵迹盛衰興亡滄海寂寞可悲而
不可繪_上而不可言者莫不悠然翼然於几席之上使騷人墨客
能高能賦之士低徊感慨竟日徙倚而不能去也既成摘坡翁
千頃雲之句扁焉性存子來遊而問義師曰宇宙之間人物之
象榮枯生滅之相餞盈虛消息之相禪亦猶夫雲之一聚一散
而不可常也以名吾軒使來者悟此觀之本空世諦之非有劃
然省覽以求吾常住不壞之實體不與形器俱存亡者其度幾
乎性存子軒然笑曰師贅矣下有忽無者雲也而雲未嘗盡倏
成倏改者世也而世未嘗窮以至天地日月子之教以為劫至
皆壞吾意有形雖有數而天地日月無終息也昭々矣謂雲為

有謂世為真是之為縛謂雲為無謂世為幻是之為脫滅與教
俱止羊也尹與僕俱昔夢也且翁有言自其父者觀之天地不
能一瞬自其不交者觀之物與我皆無盡吾則不交者不能一
瞬交則長上古而不老子知雲則知易知道矣吾不學佛以吾
意言之云爾師曰善孔子之言莊周不如願受而藏之為記古
田名德屋天台人宗通眼正其主虎丘百廢具舉景物為一新
云咸淳九年正月三日性存子家之巽記并書
虎丘山雖在寺中然樓閣亭臺有
羨繫於山不繫於寺者亦置不錄

梁雙殿

吳郡志云大殿前二小殿相對最為古蹟淳熙中有僧庸凡而

好修造始盡毀之好事者至今以為恨

宋御書閣

真宗御書三百卷其副藏名山虎丘得之閣月是建元初更名
妙莊嚴閣位佛像其中相傳在東

陳公樓

初寺僧取水劍池登降甚喜勞隆興間陳敷文出錢二十萬跨兩
崖翔樓其上為井幹以便汲月名陳公樓其作石梁者則露公
改為之

生公講堂

一名生公禪堂李德
載云劉夢得有詩所在不
可考

何胤講堂

在西寺胤講經不害物虞人逐鹿，來伏堂上不動有鳥似鶴
紅色群來狎堂下

白雲堂

續圖經云寺中白雲堂絕勝不知所在

官廳

續圖經云寺中有官廳登覽勝絕相傳在方丈

琴臺

隋王劬舍利記虎丘寺王珣琴臺唐顏魯公詩云琴臺化若神
相傳塔基是

生公講臺

顏魯公詩云登臺仰生一指此蔡忠惠公篆生公講臺石刻存

可月亭

在劍池東劉夢得有一方明月可中庭之句後月以可月名亭
俗誤以為可中亭耳雲嶠類要云可月是寺毀時亭獨存真師
修之

翻經臺

生公池之東南有翻經臺相傳為晉梵僧於此重譯法華經者
唐王建詩云
壇陳中書令江整詩云寶塔據高壠經臺鎮巔頭

羅漢受戒臺

羅漢臺在翻經臺西謂昔有羅漢嘗於此受戒古詩曰稅駕虎
丘山開尊羅漢壇清風起襟袖黃葉墜盈盤

通幽軒

通幽軒在西庵即尹和靖先生舊寓處

小竹林

踰山之嶺西折而之北有平陸焉主僧就其處結屋一區古木
修篁左右交闕烟雲旦晦或失不見殆猶竹林化境也人目之
為小竹林焉登山之人窮援歷討足倦將休忽然望見此所則
又不厭躋攀而必至焉莫不垂涎于茲而興隱居之思也 新志云再

折而東僧房有韻玉樓
塔在簷下可翫

花雨亭

亭下臨千人坐名花雨者取才子通生公天人師講法花雨墮
語今不存

小吳軒

在寺東南角飛駕出品外 張仲舉詩云佛宮飛閣出巔岼勢極峻聳平林遠水
聯岡斷隴烟水萬家盡在檻外朱伯原文稱小吳會張氏名天
開圖畫

佳致軒

東萊先生曰寺在佳致軒在法堂東 或云即東軒

千頃雲

東坡詩曰雲水慶千頃故取以名軒在旧方丈前

妙喜看經室

妙喜來歇處人號妙喜小庵莫詳

楞伽室

在舊方丈中

福嚴館

雲嶠類要云寺有福嚴館

虎丘寺廟

東山廟

廟在入山南徑東嶺上相博奉東亭獻穆公從山之東抵郡城西北居民歲時致祀不絕即短簿祠

西山廟

廟去山無百步在平壤臨大溪相傳奉中書令王珉自山之西及南以至楓橋閭門市民居時祀之此蓋東西寺廟寺去而廟存耳在元時每當元夕兩廟張燈設饌簫鼓喧闐越人雜還寺之山徑亦節有燈往來之人或以鼓樂自隨競相為樂蓋踵宋時故事也
按二王乃捨山為寺者故當附見于寺末

虎丘泉石凡係釋氏有闕者從志中摘出

白蓮池

池在講臺下周百三十步峴石亭出而中有磯雲嶠類要云山

中勝景白蓮池

慙之泉

吳郡志云慙之泉皆山中之景在路側有呂升卿題字蘇州府志言恐即虎泡泉者非父老

云山有海涌泉或云即慙之泉莫可考

生公池

池在西嶺生公到日其水驟盈生公既去其水忽涸詠之者曰生來池水滿生去池水空

洗盂池

在羅漢臺南相傳羅漢翻經時洗盂於此古詩云煉丹井上暮雲合洗盂池中海脉通

放生池洗硯池

二池東晉時有之今皆湮廢不知所在元僧靈暉云

響師虎泉

王隨記山有響師虎泉續圖經云虎跑泉在山後倉基上噴泉也蘇州志以為亦生

公遺迹者非○新志云今有八角井尚在

觀音泉

蘇州府志云即陸羽石井俗稱觀音泉耳

陸羽石井

續圖經陸羽井吳郡志云劔池傍經藏後大石井百濶丈餘巖巖自然上有石轆轤久湮塞今寺僧乃以山後寺中土井為石

井紹熙三年主僧如壁始淘古石井去淤泥五丈許四傍石壁
鱗皴天成下連石底漸窄泉出石脉中甘冷勝劍池郡守沈揆
虞鄉作屋覆之別為亭於井傍作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跡復
出

千人坐

吳地記云虎丘泉石其最勝者劍池千人坐續圖經云平石可
容千人相傳因生公得名吳郡志云生公講經處大石盤陀數
畝高下如刻削之他山所無

點頭石

十道四蕃志云異僧竺道生講經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石為

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故名然

古杉附

吳郡志云寺有古杉在殿前相傳為晉王珉所植唐末猶在形
狀甚恠不可圖畫皮日休稱其死奇節不知雨露之可生即是
時已枯日休詩曰種日應逢晉植來必自隋陸龜蒙亦曰後彫
依佛氏初植必僧彌僧彌王珉小字也

虎丘寺

晉司徒王珉司空王珉即劍池東西為別墅咸和二年捨為二
寺在山下唐會昌中毀為一寺在山上錢氏廣陵王不好
追游不事園苑望見虎丘即色喜至即規畫興建故寺多其經

意宋至道中郡守魏公庠改為禪刹延清順尊者主之請額賜名雲岳禪寺至紹隆宗達二師而規模始大得捨田至八千畝充塔燈費元有永師明師者出寺益振國朝開平忠武王提兵取張氏因開平駐兵山中而寺獲免于禍

山下二舊寺

唐顏魯公詩云不到東西寺李紳有遥望武丘報恩二寺詩報是東西白樂天詩云不厭西丘寺是西寺續圖經云東寺皆為民疇西寺半為榛蕪矣是西寺遺址來時猶在也

山上舊寺

前門榜曰海湧峯山南臨大路中門榜曰虎丘山山南臨大路三門榜曰虎丘雲

巖禪寺

山上妙莊嚴閣附三千佛閣此是見物初勝語即大佛

殿

山頂舍利記言蓋隋時造法堂後方丈轉北鐘樓初

佛殿

東後藏經池禪堂榜曰佛海池西藏殿旃檀林五臺上轉西

堂

左佛殿水陸堂池東應夢觀音殿南藏殿旃檀林五臺上轉西

蒙堂

閣南厨堂榜曰香積北左廡庫院廡浴堂五臺下

新寺

舊寺從宋南渡前劫元末多故雖多而皆無害洪武甲戌九月八月一火蕩盡丙子五月性海真師至毅然以修廢舉陸為已任既而有施巨帑者遂即故處以次具作焉殿後宣德八年冬寺復火更良价以至南印大獎葺漸次補治始復舊觀云

大佛殿視旧加高作重簷闊其基向前使去塔遠今法堂
宣德間火南印重建又加闊焉榜曰大雄殿
加兩翼崇廣視旧方丈
有加中結覆頂
應夢觀音殿初建殿飾像以金石室經字飾焉
塔林南印重修
成化年
正清又建蒙堂
重簷良
珎建藏殿
德源勅賜藏經閣
建經至郡守朱公勝等建閣藏焉
庫院浴堂在旧處

以上皆據舊志錄出以新志之多愆謬故寧從其舊耳若
新志所稱前山門近年來百步街兩旁居民占塞萬

曆六年督糧道大恭徐公查清原額始復舊觀禪堂靖海
真師修完正德間僧大泉重建塔僧寶林重脩南印又脩
祖師堂今為西方殿伽藍殿仍在佛殿左伽藍者西域佛
廬之號也僧房小樓北窓正對海霞山月題霞印亦可眺
遠大悲閣宣德元年良珎建天王殿良珎募指揮童福海
建萬曆五年住山僧圓曉脩此數則可綴舊志之下者亦
借錄於此

海湧山

龔明之

虎丘舊名海湧山闔閭王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為虎踞其墳
故號虎丘山椒有二伽藍列為東西白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

詩顏魯公亦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今之西菴所謂西武丘也虎丘避唐諱改曰武

敕建明泰禪寺碑記

申用懋

余按吳中梵刹林立基布創自我明者百無一焉非天子不賜額非勅建不名寺甚鉅典也虎丘望山橋之陽有原明菴者肇於南宋紹興之世原明故住持中白眉搆茲下院為靜攝地而迪功郎唐需福因舍宅成之迄今四百餘年行僧踵接焚脩罔懈四方名流碩彦式廬造請無虛日然未有議易菴名者迫我神祖文道化成廣為聖母延禧賜箴賜額靡遠不屆于是菴僧性咸匍匐走闕下苦行遠享禮臣頌之彦等合

疏具請遂得奉旨賜名明泰禪寺齊紫衣白鍔而歸時萬曆庚戌之十二月也余才承乏兵曹與聞厥事嗣歸里門則性咸物故寺額未新煌煌明旨幾委於秦莽爰有僧錄司覺義祖倫志果行勤慨然引為已任咨於清遠行潔等庀材鳩工鼎新門闕明泰禪寺之額始落成於戊寅之春季日采貞珉謂余記其端委余恭念聖祖以儒治天下而於普門內典則曰暗翼王風助流聖化洋溢睿謨真挈三教之挾持培萬年之福極至於今聖子神孫於崇儒重道之中存護法弘慈之意故能使生机翔洽淳化融流玉曆恒新金甌永固即我三吳之民世為國家財賦真區雖云物力孔竭而家絃戶誦曳縞擊鮮百年

父老白首不見兵革豈非我佛弘仁幽替累朝之休養使
生民默受其福而不知者耶余既幸明泰之興有光虎阜而更
慶四朝之明旨能聿觀厥成也謹稽首颺言而為之記

明泰寺普慧堂記

趙鳴陽

自金乘西衍石像東來姑蘇為三寶祇園虎阜尤四衢皈命暨
法幢於海湧名宿代興懸慧貝於雲巖崇風時振爰有十一代
住持號原明者性空五欲道濟三途獻酬久愜群心靜業尤勤
獨往顧瞻平野得勝地於山南結構精藍駐錫緣於水曲入其
邃宇覺中亭片石翻屬紛囂領其幽悰使千頃閒雲益增之暢
此原明菴所繇時也記建功捨宅之歲為南宋紹興之初入我

明四百餘年傳耆德十有數輩雖教目境寂焚脩迫軼叢林而
庵以人名寺額未遑勅賜迨我神皇御宇化日雍熙幸逢聖
母迓休慈雲遍覆珠璫鏗幣掩映名山玉藏金函輝煌古利於
是庵僧性咸持精進心發勇猛力芒鞋北指一瓢一衲抵皇都
捧勅南歸賜額賜衣來帝闕於萬曆庚戌冬月奉旨錫名明
泰禪寺龍章與法籙昭回像教得綸音震疊固宜聿新掉袂永
樹宏模乃咸奄忽蒿萊功歸皮閣茲有南京僧錄司左覺義祖
倫號曙巖者完心惇大持律端詳清脩緇素瞻依雅望公卿動
色雖策名京署而樂志玄棲將影峙山門克彰崇號而貪謀未
協孤掌難鳴乃先罄其鉢資營為精舍軒楹敞朗葦素合中輪

真扶疎寬約得度良朋萃至嘯咏忘歸名衲攸躋誦梵加肅兼
以時花遠砌翰墨盈廂旃檀旖旎以凝和梵明琳琅而演法斯
誠普門之福地慧命所倚庇也於以紹隆先緒悅原明衣鉢重
光抑將大啓祇林使明泰之恩綸丕著茲堂之建詎不休哉余
數椽小築咫尺禪宮敢云方外論交實乃卜隣叶比媿無檀施
真厥崇居耶借彫函用彰懿燾云爾時
崇禎歲甲戌小春五日天放居士趙鳴陽撰河東薛益書

宋敕賜半塘壽聖院記

常楸

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
為善之隆，于金石予嘗味斯言善之足以垂後如日不滅如

海不竭豈但好修君子然哉佛自漢入中國歷魏周迄唐幾廢
興矣然教視羽流為盛前輩所謂以空化執以福利化欲以緣
業化妄以地獄化愚要皆導性之本善陰助政刑所不及是故
其教能持久更千變而弗昧良有以夫吳門之西半塘有寺曰
壽聖蓋自東晉因誦經童子有塚賜材建塔院至我國朝治平
賜今額同雖中毀於建炎隨復於紹興上下千餘載甲乙相承
逮僧清一益能繼述興脩燈燭接談像曾且申明傳帖之旨下
之郡以維此意於石人知愈遠殊存寺之壽其傳也不知所以
壽其壽也其壽也名以壽聖人將使君國與天同壽也得非脩
佛善道，又化成固尔歟吁為善最樂謚彼堅于金石之訓於

斯益信

朝奉大夫集英殿脩撰知平江軍府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節制
許浦水軍常楙撰時咸淳六年庚午中元日記

半塘壽聖寺記

陳繼

距吳城西北七里抵虎丘山者曰山塘境有勝處群山獻奇詭
者屏列北南而環拱於其西清流演注迴合前後嘉木繁蔚蒼
翠無冬夏以其居塘之中名曰半塘晉釋道生法師鳩摩羅什
之高第神悟佛道而為魁傑者也師竒迹虎丘受半塘幽勝時
居誦法華經有雉日曉之不聽者一日師意念夜入夢告以聽
經獲報為見某家數歲當侍左右師驗之不異夢及期出家尋

殀葬林中俄夜有光燭塘塢鄉人異之啟視獲一舌而生青蓮
花義熙十一年有商謝本者栖舟塘濱夜聞經聲琅玕迹之無
所得旦視塚青蓮數花燁照其上郡乃以聞詔賜材用建塔
寺號法華院郡志所謂半塘法華院其塔謂雉見塔者也宋治
平間錫額壽聖寺紹興七年燬而復新工作之日塔中再聞經
聲數夕不輟顯謨閣直學士魏憲記其事元季兵興寺復見燬
國朝洪武辛未詔天下佛所有像設古蹟及僧衆者為叢林否
則廢之寺僧南宗迴會緇流而告曰壽聖寺古名道場也可舍
而弗居即聚指二百由是寺為叢林然其故地皆沒於荒荆穢
草之間昔所謂幽勝者寂然蔽伏而失其態過者悽然而不忍

佇翫也如是者久歲莫有以起廢為已任者南宗奮然曰吾為
釋氏豈求獨善已也報四恩資三有者詎非吾事吾將復吾寺
為之即傾已橐以倡眾施掄材於山勞厯二三千里始克有齊
廼召工攻之建正殿建西方殿建四天王殿建演法堂建集僧
堂建廊廡山門而建寢息之所栖賓之所庖湍之所庫庾之所
序為而成外庖湍庫庾咸飾五彩輪奐輝發而與名山望剝之
相角麗也初寺為叢林令典甲乙傳司後南宗請於朝給部文
主之其始欲新寺也晝不安食夜不寧寢弊衣舄勞形志數歲
而若於人仰其行稱之者皆謂宿德委施惟恐後寺復藝松竹
理泉石啟幽闢遂蔽伏失態者咸顯露誇異昔之過而悽然之

不忍佇翫者今皆悅而樂遊之矣然非其積勤累行曷以致若
此哉天下之事莫不成于志之堅敗于力之惰以南宗之復其
寺之志而求其道則生公其如何於乎南宗其有志也寺之
復也成之不易立之尤難其請記之用刻于石以告來者俾嗣
其志

翰林院五經博士兼脩國史廬山陳繼撰宣德二年三月朔日

住持克紹立

指南軒記

盧萬春

住持蘓之半塘壽聖寺者曰南宗紹禪師翦荆畚礫翬飛堂殿
廊廡而金碧剝刻之後謝其事軒于松風梅月之間其懷瑾握

瑜者禮羅于上席商今酌古以求至當之歸因籀指南二字指
諸榻托予友虎丘隆上人徵文以記予曰昔越裳氏來賓周家
及歸而迷道周公爰制指南車錫使者為之先導禪師之扁得
不有取於斯欤曰不然予試以前後觀之處其後者指其前為
南前其南者復指南其後者為非南以南謂南之非南以指謂
指之非指更南迭北邈無定方禪師之指其將有辯於斯欤曰
不然且以五行言之則南為火以八卦言之則南為離以四時
言之則南為夏以四德言之則南為亨以五常言之則南為禮
禪師之所指其五行之南欤其八卦之南欤將四時四德五常
之南欤曰不然若是乎禪師之指南其志果安在耶上人曰禪

師之志以克舜禹湯周召伊傅之典謨訓誥誓命孔孟程朱之
刪述傳著為儒者之指南也明之者為智履之者為賢周流不
息渾融而無間者為聖以五千餘卷之藏教達磨西來之直指
為佛者之指南也遵之者為律宣之者為講悟之者為禪今禪
師延求儒雅究明聖壺朝禪夕定洞達西來得儒釋之指南者
也若夫越裳前後之引論斯下矣予曰噫嘻旨哉斯軒之扁乎
今禪師之翬飛殿廡金碧塑刻是亦立指南于越廢之徒乎延
留士夫酌古商今是亦遺指南于後學乎其或登軒視扁而動
達厥旨者又未必不指南于將來也耶雖然瞻前忽後南何在
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南何在也泛觀無物近觀無

我南者何物所指者又何人耶予雖欲記將焉記上人為齋此論造軒而質之來者

宣德六年歲在重光大罔獻夏六月望後二日會稽盧萬春撰

利濟寺重建記

楊循吉

吳門利濟寺基於閭門外南濠際委巷而西入則滯然宏以麗者東南祠佛之一宇也興自宋隆禪師洪武中併小菴於大刹為之叢林非歷年古居僧多者不得與而是寺有焉蓋有大殿廣庭俯廊潔宇為佛徒之完居至成化六年悉燔無遺有石阿羅漢十八軀亦闕毘入於無常惟二尊留焉每有灵異主僧柔公始值其厄謀復焉不果化去毅公繼之仁公嗣之蕪公成之

合四沙門之力而後殿湧二座像現三身天神地王肅護衛之貌救衆生之慈悲大士則獨專其後也從是齋有堂居有室靡不備矣閱四年毅公既逝而蕪公復歿余嘗觀天下之人所惜者財所憚者屈獨於佛而不熱謂盡愚耶千百年来何無一智者能勝人之愚而佛獨天下盡其居乎人必有利佛必有利可慕嗚呼中國聖人以仁立極佛之慈悲及乎昆蟲非仁之大者歎天下人有情者必有苦有身者必有患而佛之誓曰吾願盡救之將來之人與物無苦無患其言哀故天下之人趨焉曰佛能念我報其心之仁而已矣而此寺亦月以復興蓋佛之心所以致人之事者有道也非人之愚不解也弘治三年十月吉

再復石佛寺碑

姚希孟

原夫成壞相因陵谷互位反飛石窟已經劫火千年水泛蓬萊
 又見桑田三度諸相總非真相則實相詎存有常俱屬無常而
 真常何在慨自隻林寂滅百氎闍維金人現日輪之光靈骨起
 佛陀之塏竊茲風教徧被群陬琳宮遙望于闐衢緝殿重興于
 聚落崇巖窈窕晨風雜漁梵之音仄磴灵竒夜雨振鯨鍾之鈕
 鳥甕膩叱既宴坐於蓮臺室摩那拏志方栖于蘭若喜捨善信
 皆持優填波匿之心護法貴人共矢梵釋天龍之願然運分盛
 衰否泰事閱時節目錄譬諸生誦法六經尚有焚抗之慘若佛

法總持三教豈無摧折之憂摩騰翻白馬之章積薪付火康僧
 建赤鳥之塔燃鼎起烹惡黑衣以及緇衣可謂魯魚莫辨見兵
 器以及釀器遂令玉石俱焚更以麟德之空談釀成望仙之實
 禍鞠精蓋為廢圃欲廣阡陌之規驅淨侶而成邊爰從牧圉之
 捍驟開焉或一道也像圖之豈其然乎即棄地可耕非寺非菴
 沃野自多閒曠雖惰農當警不披不糴丁壯每務般游無論具
 八解而兼六通精者固超軼窮神知化即其念四息而資三有
 粗者亦真維世教民莫倘信之不疑自當就崆峒而諮大道即
 諮舍禱何礙不妨付箕穎以作外臣而夏虫語冰蜀犬
 吠日又自貽其伊感佛但說為可憐至若梵宮板蕩之餘復還

舊刹貝闕蒿萊之後聿整新規事有廢而必興笑昔日之闌投
安在業已湮而復振知宿因之檀信重來斯吳中石佛寺恢復
自緣洵可術已寺始晉朝邈延 昭代嘉靖中王侍御行會昌
之政致袁氏因而受屢萬層間伍少叅踵汝南之風使它人居
為奇貨狐潛兔窟烟迷鷲嶺之雲鵲換鳩居霧冷獅臺之月潮
厥摧殘之狀每令長老咨嗟至其灵異之彰應屬鬼神可護茲
有兩張先生文學世俊孝廉世偉暨大廷尉毛公堪並系袁甥
俱稱眷屬所宅相之竟爽固受記於陽元獨渭陽之云已更傷
情於伯道若揆日而推果得非壞寺之殃欲斡盡而弭咎宜復
當年之刹至珠英屢萎於芳樹在文學更切驚心而玉茁未煥

蓋田在廷尉忻茲植福赤脚頭陀心力殫竭同精衛之填河長
者居士財法弘通猶馮夷之赴壑各懷本願共協弘勳此所以
市閭塵跡復觀寂場淨域衝衢溢陌爭開貝樹樹曇華者也泰合
替興既恍成其一夢從茲香火可永亘於三吳於是現聞道人
姚希孟盥手稽首而系以辭曰

徧閭浮中遷謝廉停鏡絙終利金穴可崩崇墉叢堞華甍雕楹
冷若寒灰滅如曙星豈獨群星呂幻泡紛淪世界之然彈指可
傾維茲佛法覺性所成何斷與常匪滅而生導師权巧即刳表
真斲木就鑿范土從型鈔慶端嚴號曰世尊亦有名香爰及奇
琮刻玉截肪鎔鑄五金借實搏空藏用顯仁維石鑿地大所

凝清淨本然真空妙明彈指開峯點頭聞經可叱可鞭寧非有
情以此一卷化丈六身日暄風披霜零露零迺繚墉墻迺闢殿
廷迴廊迷遂傑閣峻施以黝堊藻以丹青鼓鐘嗶，警其朝
昏整衣明誦滌鉢經行梵聲盈衢香風滿城佛法東來吳地蔚
興維衛迦葉浮滄而導得此鼎峙如日月燈闕盡市朝忘其古
今荒砌凝苔舊礎蒸雲滄桑自移禪天獨存之何劫災濫及祇
林陟值脩羅兼遇波旬以埽以涇以兼以并甫六十年甲子一
更誰則重來而能廓清袁既若教展矣我錫拈拈將荼彈厥苦
辛徃舊代懺新福互增口碑載塗頌溢歡騰我嘗興惻嗟，者
氓股割閭鄙亭迨桑門佛廬僧寮廣其幅員威煇幾何彈指銷

沈生馳白駒死集青蠅邱第田園朝齊暮秦久假必歸物理為
恒佛法豈涇終當鼎新獨愍愚癡轉入苦輪福業自拓覺迷在
心我感斯事爰告後人時維春半歲次丙寅追而術之以付貞
珉 邑人姚希孟撰文 震孟隸額 嘉定李流芳書丹

重復石佛寺記

王在公

當今佛教復微闡提熾盛廢寺毀像罕有知忘予亦悲之未有
以救也聞有石佛古刹在郡城南壕者廢為民居已久友人張
孟舒忽興復之余驚喜而叩其詳孟舒為予言曰寺創於晉時
載在郡志當 世廟初有御史王某者巡按吳中以寺院太繁
疏請減省而許民間得承佃於是外曾大父胥臺表公遂有其

地而寺僧堅欲復之累走京師外大父吳門公上公車時每苦
之迄於嘉靖癸亥寺始復比僧歿其徒衆又以訟困不能守當
萬曆之終未復為伍少恭所有伍用為連女資付之歸，又以
畀章此廢寺顛末也寺門三楹殿三楹樓三楹最後為香積厨
嘗有買人賃樓為居積以布袋盛木綿貯焉而堅守之比睡覺
身乃在樓下凡袋之積皆解而散之地然銖兩無少虧人咸以
為異從此取夫絕跡矣予外家先後俱天三世斬然外大母每
言當時毀寺從佛之外今日所以覆絕者殆其報也毛且茨公
與予皆表甥頗聞其語外大母又云王御史所奏毀寺不少他
寺僧亦求復而以力不逮流散去獨此寺僧堅持必復乃已予

初不識赤脚僧偶五臺蘊真師來云有赤脚僧名如祥者發復
寺廟而艱於力余初亦訝其難以為取材多而鳩工鉅及問之
云止需二百緡耳時見雲龍病正劇心動追念外家以毀寺絕
盡圖復之見病廢有瘰乎且可為外家補過也遂往覓赤脚僧
及至寺則糝糠滿目僅得拜廊廡下默禱矢志求復見病少瘥
與家弟異度往謀之於毛毛艱於子又念外氏云，即捐六十
緡為助石像久供村落小庵脩葺工畢仍迎而供奉焉此復寺
緣起也予聞之且喜且歎世之居高位擁厚貲者日夜持籌計
笑欲以貽所不知何人而語之以因果最易明者即啞然而笑
不之信何況大法今孟舒以一寒士而一念誠信令廢寺煥然

更新鐘鼓重明像設如故其子雲龍甫年二十始病甚父發願
後少瘥力疾書法華經一部金剛經一部梁皇懺一部水懺一
部畢未幾又病語父曰兒殆不能起矣兒捨父去當以六月十
六日亥時幸可無罣碍父信道篤必無過悲也舉家初不之信
已而果然嗟乎死生之際何遽能主張若是將無乘願力而來
者乎孟舒既哭其子更於石佛亭造二菩薩像且欲日而擴大
之此又非著相莊嚴以禍福動其心者可好幾者也孟舒名世
後故鄉貢靖孝先生之孫異度名世偉已薦於北京兆矣其茨
名堪今為大理寺卿子十載山中久踈筆硯頤與孟舒昆仲交
淡且其事可以為撥無者勸輒漫為之記天啟乙丑春菩薩戒

弟子王在公撰文寒山趙宦光篆額歌道人姜暨書丹

慧慶禪寺記

釋維則

蘇城西五里許松林柳徑映帶如畫有重閣廣殿飛出林抄者
慧慶禪寺也寺視他刹雖不古而化聲藉、緇白歸之如市普
菴禪師之化也初普菴振化于表之南泉山道場之盛甲天下
沒世雖久揚、百靈凡官民旱潦病橫與夫拘忌營構之事皆
禱之輒應皇元加贈大德慧慶禪師歲時香幣與民施交委食
無寸壤居徒嘗數千人江湖淮漢之間其化殆遍獨未至于吳
延祐甲寅春南康無瑕沙門宗璵訪道至吳門誦寒山夜鐘江
楓漁火之句惻然有感乃謀結菴以延游錫且以奉禪師郡人

金國寶首率財營地相其成戶屢恒滿日持鉢以食之間閱驛
道濱長河民苦寧淖琤募衆以甃之橋之圯者新之凡利人之
事靡不為之為必徵靈于普菴江艘海舶有獲冥應而脫風濤者
至則必拜普菴為更生繇是施者翕然遂建無量壽閣以祠佛
及五百尊者像閣後為普光明殿普菴之像居焉殿後為大莊
嚴閣像廬舍那佛及五十三參敬其下為演法之堂繕治方殿
而琤告寂其徒法智繼其志夙夜靡懈規制日益增廣元統二
年奉帝師法旨賜以金額衆以寺未具體咸願輸力于是比丘
法恢營三門達信營觀音殿蜀人楊善鄉作外門疊石岸河以
接通衢松江府判官曾澤之作輪藏之殿宣讓王賜銀鈔五千

緡助建棲僧之堂從而簾鐘之樓香積之厨海檀之林庫堂行
堂兩廡方丈皆以衆力次第成復創塔院于寺南之蓮花峰楞
曰歸真中為三塔同室異室昆僧俗皆得藏焉寺之體至是具矣
智請于予曰先師遺誠在延接凡百仰于施甲乙度徒而繼席
者從衆所推不以其次進法智非才不足以繼幸而有成普菴
之賜也惧來者昧其本願為我記之余謂世尊以正法眼藏涅
槃妙心付摩訶迦葉凡廿八傳至達磨又十傳至臨濟臨濟十
三傳為普菴普菴以臨濟峻机大用陶鍊學徒不歷階梯遠達
佛祖堂與此其化之大本者也彼弭災救患應禱于有為功用
者餘事也今慧慶有其居矣有其衆矣當務大本以率以訓使

人發真歸元同悟普菴之自性然後隨方建化各顯自性之
普菴上以壽聖躬下以福黎庶則莫時宗嗣之品法幢之固化
聲之大豈如是而已哉

重修慧慶寺碑

王世貞

具一切智釋迦所以悉達多歷萬劫身彌陀所以無量壽故知
慧緣慶啟慶繇慧成非慶無以表權非慧無以明實金篋前引
則三途不迷摩珠在懷斯七宝咸萃任解脫者薩埵之寶地種
方便者真相之法明蘭若而自興慧慶所由署殆非虛已相此
化城實吳吉壤在元延祐三載大智識比丘宗璉以慈悲化四
兵用堅忍穿七札魔波旬衆望宝相而皈誠阿育利王指銅梁

而悔殺用鳩法施創此叢林鷲嶺方來黼藻震冊之境雉林開
後爽葉閣浮之區然而夙業所牽風災難免光空陣於羅睺淨
宇蕩為尼連挿浪雕梁額空中之阿闍波買舶帆雲表之浮
圖盱頽熙朝更逢開士蒼鵠指天而上擊白馬踏土以悲鳴創
成化之庚寅歷正德之辛未日苟完矣未盡善也 世廟之末
有歛地婆羅門吳誠明者悟多宝之宿根發布金之希念即月
院刹摩之地為龍洞舍衛之壇規做竹林用成精舍時吾州淮
雲寺無盡律師精通五演洞括三乘閉戶行道不替羯磨登壇
受戒鬱為法將吳生聞而異之禮請住持交露之臺山神伏而
獻果飛香之閣天女跪而散花珠履敝衣必待馬鳴之用凌雲

卓錫用警白鶴之來此師願力弘深果行精猛自一鉢一衣外
悉克檀那不屬已索用能創蓋三十五佛宝殿一區復曇企景
白玉雕龕般若尋風黃金化像須弥八宝巍乎不動之尊帝釋
三橋儼若接引而至師以大事甫盡報身宜捐僧臘周天奄然
顯化上足明秀繼之尋此前因恢彼徃志雖仍舊贊普加新飾
復殿丹楹虹霓吞吐重廊綉拱日月蔽虧仍於正殿粧嚴三世
大佛湧壁三大士十八阿羅漢聖像辨影龍窟窺形梵天白毫
標八定之光金杵顯降魔之力蕊苑之增輝茂苑鷲山之授記
吳山海若按波而不揚脩羅戰刃以革面緇素填溢哀祈震天
斑黔競趨首面投地時有本里善男子沈璫時捐家田畝師遺

體并以餘川作常住資明秀謂昔者法輪之再轉則王父司馬
公之勒記也若聞孫之繩武吾斯未能苟宰官之現身敢忘護
法愧以長語勒之陞珉辭曰 句吳之墟實多福田其最名者

萬壽承天應物為有以漏稱緣寧如茲刹佛所雅言一念不昏
厥慧斯圓衆善奉行厥慶乃全第一聖諦希有妙詮標揭招提
彼岸巍然有善知識發願精堅一切檀施莊嚴緣巍，世尊
大士翼焉如海金山光徹大千盡欲界人獲發濟川銅堞自摧
鐵圍為穿火宅燄騰俄成青蓮以此功德永不唐捐委順欽迄
毋侵化权我勒貞珉仰止斯賢敢規法嗣善護持旃

楓橋寺記

孫觀

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
十萬戶為東南之冠詩云茂苑太繁雄是也逮乾符光啟間大
盜竄出爭為強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之功盡有
湖東西之地五代分裂諸藩據有數州自王獨嘗順事中國有
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迄
宣和更七代三百年人吳老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
萬家而吳泰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
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為煨燼而楓
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從出而
巋然獨無恙殆有數焉寺無石誌按吳郡圖經實妙利普明塔

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祐嘗即其處作詩紀遊吟
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
祐重建浮圖七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始
改賜普明禪院而雄傑佳處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於兵火
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頹簷委地飄瓦中人臥榻之上仰視天
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
而相其室無不脩飾積寸累扶顛輔敗棟宇一新不支十世寺
有水陸院嚴嚴靚淡龍象所栖升濟幽明屢出靈響尤為殊勝
而塔之後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者過余言曰爾有紀也
余嘗恠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

將吏被介冑以死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
助邊率常賄，然舉首蹙額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
之徒無尺寸之柄無左右紹介之先瓦孟錫杖率爾至門則倒
之吐哺蹶履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幣指困廩捨所甚愛如執
左契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今觀遷老積精營作練學苦
空弊衣糲食不以一毫私其身日以飾盡壞起類仆為急又飭
其徒三二輩持鉢扣門或持簿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
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
吾鄉縣之長人者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如神明之臨又
阻聲成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

之所堪任而與之為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
為一體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為民父母之
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無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欲
言者為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七月日晉陵孫觀記

蘇州府楓橋寒山寺重興記

姚廣孝

出閶門西行不十里而楓橋，之西南去尋丈地寒山寺在焉
寺臨運河塘其塘北抵京口南通武林為衝要之所舟行旅馳
蟬聯蟻接晝夜靡間唐元和中有寒山子者不測人也冠緋皮
冠著木屐被繡綵衣掣風掣顛咲歌自若來此縛菴以居暑膈
則設茗椀濟行旅之渴挽舟之人施以草屨或代其輓脩杜多

行甚塵尋遊天台寒岩與捨得豐干為友終隱入巖石而去希
遷禪師於此創建伽藍遂額曰寒山寺，當山水之間不甚幽
邃來遊者無虛日唐詩人張懿孫賦楓橋夜泊有姑蘇城外寒
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舫之句天下傳誦於是黃童白叟皆知有
寒山寺也自唐歷五代及宋與元寺凡幾興廢碑刻漸沉無可
者見粵自 聖朝永樂三年溪谷視禪師老成有戒行僧錄司
劉授住持溪谷蒞其任赤手奮發化募衆檀劑荆榛畚瓦礫先
建大佛殿次立丈室山明及說法之堂栖禪之所庖庫溷溷凡
今有者畢備殿內塑釋迦世尊中生蓮花臺迦葉阿難侍側文
殊普賢二大士坐于左右梵王帝釋秉爐而前十八應真列于

兩傍香臺瞻暖金碧煨煨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方丈中間設寒
拾豐干之像不敢忘其所自也道場一新規模可觀搢紳大夫
士之遊覽豈無如懿孫之題咏者耶雖然溪谷興復之偉績其
可泯沒無聞於是深谷所交之友請余記勒石以告夫來者永
樂十一年十月吳郡姚廣孝撰

寒山寺重建大雄殿記

文震孟

寒山寺之名冠姑蘇也實繫于江楓漁火之句然亦以其地當
孔道舟車鱗集非若深谷窮巖為宜間寂游者易于涉足顧雖
處閭閻叢雜中一入其門清幽蕭遠別為一境以是從來名公
韻士往來樂之為之題咏為之記志而寺愈益有聲後有皖山

旭公能以雅事作佛事脩竹名花園書香茗娟秀靜好使人徘徊不能去其嗣松林陵隘公西流吾公等乃益精進勤脩梵行者可以其宗風之不替矣萬曆壬子建傑閣以奉大藏戊午殿罹火復彫新之皆出自鉢資而後益以檀施翼莊嚴有加於舊尤為諸刹所希有云或謂茲寺居四達之衢朝商夕賈呼籌握筭耳目重染以是圓頂方袍不能不以計然餘解間一染指于自然生息凡有建造易于措置願經不云乎不壞世相而談實相資生產業總非違背貴有所以用之耳檀度一門原以破人慳囊尋因覓果各乘願力以覺群迷吾公不恡資財廣作勝事月地真矣若能空諸所有回向菩提成壞之無常識聚散

之皆幻繇有為法證無住相則又且一関超出直躋聖境乃至聖凡都泯空有俱無斯巍殿閣眼前佛邦即心即佛彈指圓通入寧惟人天小果已哉寺有寒山拾得二像相顧軒渠勞塵土偶一瞻礼亦不覺輾然自笑不知張繼題詩時已有此否閱世既淡順逆夷險略已備嘗知世間事無非一笑者凡人我畏非愛惡好醜皆笑具也即寒山嘅世警世百千歎咏要不若一笑之直捷矣殿成于己未年住持僧即明吾請余為記者僧性寧所謂勤脩梵行者也崇禎庚午仲冬之吉

重建古正覺菴碑

江盈科

去楓橋西二里許地名王路蓋吳王夫差登山輦道云其地有

童龔者宋學士陶穀基在烏唐以來為菴者四後皆圯惟正覺以整故獨存然制甚湫隘歲萬曆丙申僧如瑞有戒行一時衆姓翕然皈依相與捐貲市材鳩工拓地大暢故規侍御劉子威題曰古正覺菴宗伯韓公手隸水月觀三大書懸之佛殿其他長軒廣廊周遶四布蓋菴制巋然一新魯川曹大令儼然謁余曰子地主也願一言為記夫余誦法孔氏西方之教未窺其藩第以臆度之聖人之為聖佛之為佛總歸于性覺也者性之真竅也覺則聖不覺則狂覺則佛不覺則鬼覺之所關大矣乎試觀吾身見一夫向隅一尸橫道其衷愀然不啻已痛無他覺故也時或肢體受侵風邪為痿為痺搔亦不痛搔亦不癢無他不

覺故也故人必能覺然後知四大非我衆生非物而所謂真我也者立于象先不為無寄于象中不為有超然獨存一切歡喜煩惱如海百浮漚于我無涉則何難捐我以濟天下而慈悲之教由之以行如

克峰山佛殿記

王鏊

吳橫山之西南有峯名克莫知其所始或曰克時民於此避水也
蘇子美詩西南登克峯俗云克唐末慧禪師者始建精舍日免
野基洪水不能及上有萬象樓

水院宋改曰壽聖寺有宝雲禪師繼居之會學去來恒數百人
元涉國初久弗不治弘治初有雲谷禪師諱崖始謀居之與
其徒文通披藪剔蒼支傾葺頽歲餘人漸知之雲谷軌行峻特
通亦戒律清脩遠近參謂者日衆始相與立山門繚以石垣觀
音龍王之殿宝雲碧玉之沼東齊西隱以次脩復而大雄殿費
鉅未遽議也久之雲谷示寂通卒先志乞諸檀越一時鉅公
名士亦多礼焉於是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豫章瓊壁無旌而自至

不召而雲集大雄之殿倏還田觀矣初予自內閣告歸間一造
焉峭壁梯空側足而上及至其顛曠然平夷林壑巖洞之繁
紆池沼泉石之秀麗卻而望之太湖萬頃浩蕩在前而吳興雲
間諸峯亦隱，可見信地之高且勝者也則洪荒之世民聚居
以免懷襄之患亦或然歟地雖勝而其蕪也久得人焉居之則
蕪者治頽者起事之興廢其不在人乎今天下之事廢而不舉
者亦多矣彼歌何修有若易，然者乎予誠嘉焉為記其事於
諸壁

堯峰興福菴記

湯賓尹

予以丁卯冬孟游太湖東西兩洞庭山之末得堯峰焉堯峰在

橫山西去吳縣四十餘里予從木瀆易小舸拉興福塘陳子元
祿導予步而升刹宇靚整僧衆森然禮迎者其名為興福菴
址在堯峰西麓繇麓至顛可數里稍阜上有菴曰露禪其前左
偏有方池二疊可半畝其東為龍洞為觀音巖龍洞者傑石巍
峙如闕石丁之下平如席兩山環抱如左右垣太湖尾橫滙其
口烟雲吐納如喉鼻間呼吸予恧異之不忍去問之則湛川海
性禪師趺坐初基也師以獨身離絕人境溽暑隆冬寒風號雪
雲棲息洞中亦不知鉢供盂自來或時循之下巖無與餉者還
以膝堵腹腹坐如槁一月值田婦炊方熟持鉢長跼自晨至莫
婦勿顧明旦復聽其門姑若夫皆諱其婦鄰家爭餉師陞勿受

也曰必其孃子發心親施又明日擬復聽其門行未半飢腹胸
坎忽開恍悟積歲所求父母未生前句義自是橫翻縱笑當下
絕沉滯而群英翹首老宿降心遠迹之檀布輻集矣初初菴于
龍洞之西曰露禪佛堂僧舍色々備舉可以居後人之參學者
矣已慮山顛跋涉接衆為難卜築于麓復宗咸淳中所稱興福
菴者琳宮絳宇宝像瓊龕與夫應接十方飢需食勞需息疾需
養一切齋庖休舍之類靡不完好加于露禪等々予自露禪晚
歸值其課誦魚板之清潔梵唄之精謹威儀之恭至悉中法律
生敬礼焉盖予周還兩洞庭山水鴻麗樹木豐蔚聚族之富甲
于吳中獨禪刹率就衰圯即包山翠峰雄兩山亦覺寂青無光

及至克峰興福而法唱喝于佛寺之勝遂為耳目遊從第一恨
兩山獨不得此終缺典甬予過吳逢湛持太史誦贊湛川師道
力曰一生受用龍洞苦功又曰惜師末年勤心佛事而簡忽已
事予曰已事佛事有以異乎莊嚴法象導引群生願天下人一
往奔詣盡得與於斯道師固謂人々是佛人々可立地成佛與
拈坐了悟孰多巢田淺克舜淺吾儒者之教亦如是也菴首建
自師其徒悟亮等精苦拓成之陳子乳齋密行蓋儒而禪者從
吳門伴予兩洞庭送之東壩為作克峰山興福菴記授之

寶華寺新記

孫規

寶華山智顯禪院向震澤之洪瀾皆長洲之故苑左控洞庭之

峻右挹靈巖之巔刻蟠之闕相望遊麋之墟竊迹真三吳之佳
地一方之上將先是梁天監中有僧號慈者至自梵天營立
香界植錫杖之故所化靈源之尚存年祀滋浹締架幾圯國朝
祥符乙卯歲故府崇儀秦公義當歸燕之未墜思勉矣而可與
其疇尸之必有能者即以本心印師居焉增庫為齋堂禪室梵
殿之類爰起金碧垂一紀間精廬克備云

天峰禪院記

曾 旼

闔廬城西二十餘里山之顛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峯考於
圖記所謂報恩山南峰院者是也記言晉僧支道林因石室林
泉置報恩院唐之大中改為支山禪院晉之天福改南峰額予

先世松楸在羊腸山之朝陽歲時展省屢過天峰嘗訪遺詩舊
刻求其地之所在以參驗之而唐人劉長卿遊支硎山寺皮日
休陸龜蒙宿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峰皆為賦詩寶曆以後州
刺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長卿至德中嘗為監察
御史日休龜蒙松陵唱和出咸通年又言南峰院額故相國裴
休所書也休乃大中宰相於是一時而報恩支山南峰三名並
存則知記所載大中天福更名者誤也今山下楞伽院以有石
刻言院即報恩遺址原田中有報恩惠敏律師塔碑言建塔于
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之上中峰蘭若之下碑望楞伽正在
東北而記所謂石室者亦在楞伽人猶謂之支道菴自菴前西

向登山可數百步林中一徑入中峯院自徑前南行其登臨高
又數百步乃至天峯北僧院其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盤薄平廣
泉流其上清泚可愛居易詩云淨石堪敷坐清泉可濯中其謂
是也昔莊周言庖丁之力十九年若新發於硎陸德明釋硎磨
石也余謂此石其平如砥支硎之名宜取諸此而石文又如蹄
涔者人謂之馬蹄石故禹錫詩云石紋留馬跡峰勢聳牛頭日
休龜蒙與穰嵩起南池聯句亦曰翠出牛頭聳苔淡馬跡訛又
曰支硎辟去過牛頭峯今在天峯之南此其可考者禹錫詩又
有泉眼潛通海之語與夫松陵詩所云水閣南池惠敏碑所言八
隅泉池皆已湮沒失其故處而裴公書額之不復見矣若山下

石室山半石門天峰之傍有待月巖下有碧琳泉又有放鶴亭
其地猶在而劉白皮陸之賦詠皆不及之此又不可考者也
昔逸少既謝會稽安石猶臥東山遁乃與之從遊自放虛寂之
境而有登臨之適故時人以為高逸遁之所遊多矣維吳之報
息越之沃洲最著沃洲有養馬坡放鶴峰故此山亦有馬迹石
放鶴亭傳言遁常畜馬縱鶴其說皆有理趣非窘拘於浮屠法
者也遁之沒已七百餘年而事之傳於名跡者猶不泯其為世
所慕如此近歲僧德興者始傳禪法於天峰繼住持者十來人
矣德興之始來葺屋土堦僅禦風雨後有文啟慧汀贊元維廣
者大增葺之基土架木上瓦下甍瓦堂殿危庫廊廡寮閣門庭所

街次第完潔東有浴室西有懋菴佛號經藏無不嚴具以其治
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而能終始如一故賴以成就其財費則
取之州人非一家也予嘗以職事獲閱書於太史氏因見景德
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佞佛費財宜加禁止上曰佛教本於脩心
至於禪學為益滋大於是言者不行蓋先王以道治天下使人
心化而不自知故其盛時慎獨而無思犯礼者非必士民也釋
氏心法之妙殆不失先王道化之意乃知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豈虛言哉贊公長老夙受法於明因禪師又淺通順觀肇論之
旨心地乃達無所底滯予之道友也一日謂予曰天峰自德興
新之且及百年願有所記予謂沃洲居易為之記矣而報息寂

寥未有紀者因為考論本末書以畀之元豐六年龍巖曾收記
吳郡朱長文書

觀音禪院碑銘

錢儼

天下之名郡言姑蘇古來之名僧言支遁以名郡之地有名僧
之蹤復表伽藍綽為勝槩至于傳法不泯真風則紀之以文信
無愧矣蘇州觀音禪院即東晉支公道林所建支硎寺也伊昔
二衆同居舍宇尤廣其山有支公馬跡及所居石室存焉唐景
龍中詔更名報恩及瑞陵初比海內精宇人祇號明慈寺在比
例獻文續嗣佛日月中旃檀之林枯蕙畢秀時太原尹盧公簡
求方牧是邦與僧清贄相善乃勸捨俸錢復新締架大中五年

請僧法憲王之憲豫章希運禪師之法嗣也自咸通甲申歲至
于乾德甲子歲凡百餘年陵谷迭遷香華中輟其年二月有永
嘉禪學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蘭若頗以佛事結諸衆緣
尋詣天台大寂韶公禪師之法席願盡入室之列大寂示之日
汝雖越人非越地可居其當化人於吳地耳於是遂如大寂之
教復來茂苑會僧正安公以報恩旧地辟而住持是為今觀音
禪院矣復有本郡都知兵馬使趙承遇及司理判官張仁某等
同經度之獲石銘於殿基承遇已下名氏皆如銘之所記蓋宿
緣符契也未幾讓師徙居上方所度弟子三十餘人今之息公
上人蓋白眉也亦礼大寂得其宗旨退而闡法席于先師之精

廬昭善繼也息公苦行有聞立談尤峻適居放鶴之地雅契安
禪之懷早歲師嘗入京師時愚方預常參一得相面今師沿前
會之邂逅疏本寺之寅緣欲愚為文以紀其事愚以向之所言
信無愧者迺紀而銘之云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忠果確勇功
臣金州管内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食封一千一百
戶錢儼撰

起隱堂記

葉勸

佛子棄親出家本欲擺脫名利自非上根法器了達根源未有
不為名利所傳雖大善知識亦不免於求名而利附焉故必欲

開張鋪席以求出世至於終老而不返一日欲以利益衆生一
日欲以開導群迷此特自為之辭爾焉有能利益衆生開導群
迷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以遁其形耶余道友才公則不然雖
嘗繇萬壽首座任天峯禪院統得旬歲即興退休之念會余解官
南歸亦思與之相近日出素裝為營小居能仁精舍乃名其居
居堂曰超隱蓋佛以清淨為本虛無淡泊為宗而垂世立教禪
律兩行專說法相是真是實即謂之律說有非有說無非無當
體不離湛然常住即名為禪自達磨傳此心印面壁九年不立
文字不做聲聞而第一義諦復然流通徧周沙界自尔以來燈
燈相傳照耀大千啟發昏蒙證菩提果超出世間與佛同體得

茲道者才公有焉昔紹聖末余掾澧陽謁長老自齡於夾山時
會下禪人無慮二百輩而獨談公不容口繇此始識公於此山
之庫下形骨清癯標韻高古無異於孤雲獨鶴然稍接之話
言莫非善辯柔輒議論風起至於疊之處如泉竇始開恣自
胸中流出所謂淺得辨才三昧者見知既已如此之超然矣而
又能於茲時出超然拔俗之見以求隱處而退休焉其度越稠
人廣衆卓絕數字矣以是而名茲堂非虛言也堂兩楹五架粗
完潔不侈不陋真道人所居余不記其土木之工而粗記公超
然隱居之意如此政和七年

支硎山在吳縣西南二十五里晉沙門支道林常卓錫於此山
多平石平石為硎又以支公處此故名支硎旧傳道林嘗居石
室中所遺故物有木鞋鉄拄杖之屬亭有放鶴亭馬跡石皆因
之得名延祐乙卯士人耕其地得小石碣刻偈六風既不來山
亦不去逢羊遇狗合做一處後有小字云阿多摩偈人皆不辨
其說石刻見在白雲寺中

支遁菴 支硎山一名報恩山晉高僧支遁道林剎山

為龕世稱支遁菴又稱石室

王 嶺

不知城市有巖塵只見寒泉盡日新是處與誰閑共坐許詢之
外更無人

放鶴亭

支硎山支遁放鶴處

生身高潔是仙才可使樊籠裡面來人在夕陽關畔望肯從塵
外再飛回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華山有智顯寺宋紹聖四年知樞密院事林希請為功德寺遂
加慈嚴之額林氏故在寺後

支硎隆禪院記

楊 宿

支硎隆禪院者唐會昌六年之所建也先是蕭梁下詔取梅梁於
茲地致白馬之真感明神之徵因謂白馬塢即茲院之地也至
唐宣宗改元大中重興梵宇法眷承紹六世子茲事曠繕完造

今百載飛梁朽以虹天危簷壓而翼摧則燥濕之患是生矣大
教不泯招來信人天王嗣位之八年身有當院徒弟奉安發志
必葺果得檀那繼踵而至自夏侯鍾離二氏等一百五十餘人
咸蠲淨緡鬻新大壯殿堂奘境廊廡輻輳題次第以輝鮮金
地迴環而嚴潔於戲阿舍所云若能補故寺者是謂二梵之福
則安師之興葺能事有是夫諸檀信之慈悲喜捨有是夫魁茲
勝事願勒真珉聊奮直筆為記歲時皇宋景德四年五月九日
記

麝香塢淨念精舍記

姚廣孝

蘇城西之諸山高而大者惟穹窿山之陰折而小西曰麝香

塢姚子得塢之地近百畝一迳而入窈邃衍夷若盤谷然離地
百餘步有茆屋數家為隣鳳凰山如几當其前穹窿山如屏直
其後竹樹蒼翠池泉澄渟誼囂不開靚淡可愛於是姚子結廬
其間作退藏之所中奉西方教主阿彌陀如來像晨香夕燈精
脩念佛三昧衆妄頓消一真不立於是取楞嚴經中大勢至圓
通法門淨念相繼之語名之曰淨念精舍夫人之心本來清淨
良田一念妄興即有淨有垢也一念垢則為衆生一念淨則為
諸佛惟佛與生在乎一念若一念著淨即為垢一念忘垢即
即為淨所以智人無淨而淨無淨而無念而念而無念是
為真淨真念也雖然如是見者尚存於法未為究竟當知此心

如太虛空念起念滅如空中花是垢是淨如水中月衆生諸像如鏡中像畢竟無有實者我此精舍如海上漚亦不可得凡過吾精舍作是觀者即登不退轉地於是姚子復說伽陀以啟其來者之淨信伽云陀曰吾觀世間人心如太虛空良由一念興而有淨與垢，則為衆生淨則為諸佛一念若著淨是淨即是垢一念若忘垢是垢即是淨所以大智人無淨而為淨無念而為念淨念不可得斯為圓通門故我此精舍如彼海上漚畢竟不可得凡過精舍者若作如是觀即入三摩地

聖恩禪菴開山記

陳亢宗

中吳號稱名藩非特以物產富雄天下而佛宇之盛咸殫極壯處

雖小鄉僻壤無處無之郡西連山數十鬱然森聳香臺宝地爭據殊勝若靈巖之軒豁白雲之深秀天池之幽邃固已為古今名人所稱賞其歸然興於我朝者則聖恩禪菴亦其一焉菴

蓋禪師萬峰蔚公所創在郡西七十里袁墓村之鄧蔚山按郡志以袁為玄蔚為尉而名村以山公恒得石刻山下乃宋進士迪功葉君和甫墓中物紀興二十九年所歲由是始克正三字之誤碑晚出菴時未甚有名故志不暇悉疑三字或姓則莫知其然也殿地瀕太湖草木清潤群巒環抱菴當其腹軒豁而不病於敞深秀而不恚乎僻幽邃而弗失之隘重樓複閣位置適宜並山勢為起伏層巒疊出如畫法華山自東逶迤而南轉折

西指墮半湖中宛若飛舞下有小阜隆然離立類覆鉢正當其
前而洞庭諸峰點綴波間處其次而湖南若雲群山復次其後
云遠黛浮嵐風颿沙鳥日夕容與三萬六千頃之波瀾七十二
峯之奇秀一盱衡若指諸掌誠足以兼衆美而有之也初公以
元末壬申提其師千巖之學自浙東游歷至是覩厥殊勝丐迪
功之生孫華一得棄隙數尺縛禪居之久之人漸信向 皇明
開天表章真乘而公道價益隆緇素奔湊洪武九年始闢地為
觀音寶閣諸室號曰聖恩焉尋與其徒普壽等構演法之堂落
成而公示寂壽與其弟普隱用甲乙之傳繼主菴事乃乘其願
力發其首肯於經畫指授處大佛殿以及伽藍祖師二祠及三

塔院齋厨有堂春碓有室凡像設之莊嚴妙麗則僧普現善明
與今住持智璿任之已而首座普持以為梵宇之制必備鼓鐘
警昏旦以集衆而闕焉非所以稱嚴肅乃為重臺範銅為巨鐘
而法鼓雲板則委之僧淨心自是雷轟鯨號六時震撼花香燈
供淨潔鮮明而規制漸備矣永樂七年智璿既正席尤攷之于
述作首撤大殿瓊甍之毀敗者而一新之議以為前所造法堂
去殿一隅非處乃改卜於殿後龕置攜李蔡景和所施大藏經
于中易舊為丈室中奉大士小像前設無盡燈後營僧堂右立
碧照軒為娛賓之署而山門廊廡衆寮庫庠舫舫之類以十四
年之冬咸用告成於是丹甍紺宇文拱華榭山湧暈飛人天瞻

駭而山川改觀四方遊覽之迹莫不以寓目為勝事雲水之徒
從而栖止者常以百數計有不遠萬里而至者咸謂其勝際宏
模雖宿號名刹者未易過之其為役至殷為費至鉅雖出于四
方善信之所樂施而人未始非之大斂則郡人金榮甫及其子
婦三人罄家以濟而功居其半僧堂則智璿佐以衣鉢之美為
鈔六千緡前後置山園二百餘畝斂其產留還以供歲用不足
者則賴遠近好事之家舟肩之助庸取給焉始公鑿四大井人
莫測其意及是人得無遠汲之困益可見其慧力之至矣智璿
念自初始之來三百甲子而登載顧未有作受磨石以記來請
余辭弗獲竊以為天時人事之會合一皆有數今而四方名勝

為方外據而有者搜抉殆盡矧吳佛祠之盛歟是地也距郡不
一牛鳴初無崇岡峻嶺長林大澤為之限隔方袍羽人之蹤日
相尋乎是而有目弗見焉豈非天造地設鬼神訶衛有俟于今
日者乎方公之得石刻也欣然若有夙契則其兆固非偶然矣抑
嘗觀夫所謂名山勝利者皆興自往昔多者千餘年次亦五六
百祀而後初建始備公以赤手入具得容膝之弃于灌莽蒙
中非若名山勝利素為人所欽仰之為易舉其難豈直什百乃
能誇而軼之隱然成一大叢林雖由人事之會合而公願力之
感召於人者良不可誣其為開山第一代祖師又何負哉普壽
等又能薦於繼志述事益可見其源流之懿非能深達理事之

不二示現有為以成始成終者疇能然乎方今 聖人執金輪
以馭世佛日再中行見賜額之頒有不期而然者矣余不足以
知佛學之奧庸備著其山川之美朔始之詳欲使繼之者無忘
所自而顧名思義以共報夫 君親之恩因不覺其辭之醜縷
若夫公之行業自有語錄及見翰林學王公達善所為塔銘洎
余所造傳中茲不復贅 承德郎刑部主事永嘉陳亢宗撰并
書篆 永樂十五年三月朔旦住山智璿立石

天壽聖恩禪寺事蹟記

王一寧

姑蘇去郡治西南僅四十里有山曰鄧尉綴毓峯巒之蒼翠遠
枕洞庭之巨區前朝初建天壽禪寺聖恩禪寺為上下道場元

季寺燬菴存而後神僧萬峰蔚禪師出謂是菴氣脈夙異乃於
此開山說法十方禪衲爭馳奉禮於座下者星拱雲合師日勤于
封植培藝墾田於川鑿井於谷佳木脩篁葱籠環繞山麓間師
師叱石預知覺慧神通不可具述由是居民向化施財資助者
甚衆殿宇廊廡輪奐一新像設嚴整安禪有室延僧有寮伊蒲
有供為接衆叢林淨境師入大寂定其弟子勝學無念法師勤
明上乘微妙正宗究竟不立文字之學道風馳振於半天下幸
際 太祖高皇帝龍飛開天得以安隱洪武中雲遊行化於湘
南以通靈侯薦召至 奉天賜坐喻問當世之事及正法宗旨
師仰瞻具清淨眼應對掉廣長舌教謹一言無失 上大悅歆

授以僧錄總司綱領法門之職師載拜九頓辭不就 詔許之
爰濶宸翰遣中貴官齎送還山厥後屢荷 龍章寵渥賜齋
厚誠千載一遇也師脫幻出塵其法第智璿之蔚師手度梵行
卓尔而能靜定心王超然物外恢宏其新規增飾其舊製建層
樓甃復道蓋其功深矣永樂中秋官主事陳公元宗嘗為作傳
以僧臘之高謝事復隱同袍寶藏持禪師典其事寶藏既起化
僧錄講經實公和尚叙其本末撰靈骨塔銘其所傳有自也
璿師證無聲三昧其法嗣碧潭清師悟空徹見之微歷正信
希有之功其操也如金斯剛其行也如玉斯潔曷是庵嗣尊若
是之金碧交煥歎寺之廢弛為荆榛瓦礫之場喟然曰夫三界

一體一方一刹可不以彼此併而歸之奚用謀於二業遂遣法
弟道立上春官大宗伯疏其事授 聖朝之制得允所請郡檄
下郡併額為天壽聖恩禪寺宣正統八年也時住持虛席適巡
撫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舉碧潭師以蒞其任師尤能砥礪加
勉增建毗盧寶閣天王殿香花石橋山林出色泉石重輝法鐘
法鐘祝 聖壽與天地同其久慧香慧燈贊佛法與滄海同其
長復構軒室百楹孖廣塔墀發坡嶺得奇石玲瓏小山一壁四
勿靈秀乃天成也豈非碧潭師道德之所符夙緣之所合主其
寺、致日益盛夫繼之於其前續之於其後無忝祖風名鄉儒
碩乘與碧潭師交稅駕于此則心曠神怡不知世之埃壘為何

如哉一日師致書請予言記其傳宗事蹟勒石以詔後之嗣法者義莫可靳予惟以國之教流于東土延衍于天下後世臨濟其一焉得其人則顯其地得其地則表其人今碧潭師得時行道於太平之世寺與名兩立後之仰于清師若清師之仰于蔚師也閭闔門 玄關以便雲水行脚野初休息之町可謂博施矣授寺之選佛場者常滿千指香積齋糧歲以千斛計住持舉以甲乙規範有定而不紊也目其請述此以復樂道人善之萬一云是為記通議大夫禮部侍郎王一寧撰太常卿兼經筵侍書程南雲篆承德郎刑部主事東淮史敏書大明正統十二年十月上澣教旦住持沙門道清立石 琴川王淵鑄

昭明寺記

虞集

吳中多古佛寺往有蕭梁遺跡郡城西四十里曰錦峯之昭明寺相傳以為昭明太子所建故曰昭明或曰錦峯之山產文石中為用器華采炫爛故有是名或曰其寺中處沃壤群山如屏如翼去寺皆遠無所障蔽其稱昭明之名此殆是也然而不見於郡志豈會昌沙汰之後日就頽廢脩志時泯沒聞故也宋嘉泰中里人有周氏子為僧於穹窿白馬寺曰南公歸省其父曰吾老矣汝毋遠我南乃即昭明故址葺之以居辛苦勸乞周父又以其財力助之而施予者日至歷數十年法堂僧堂厨庫粗備土田稍為人所侵有者以漸來復其子本立實相

其事南沒立躬任作勞思成南之志益殖美壤作佛殿門廡方丈之度弟子凡人約以次相繼嗣主院事至元中執事者浸用懈惰遂以中微南公之願力幾息矣一真始出乎其間大有以克闢之山林廣袤而林木足用土田易治而共具有餘矣屋室華麗外固內完其計慮又遠者日以周備矣昔之處此者不知有所紀述以待來者是以數起數備相尋於數百年之間而莫之定獨真公知以此為意亦自其積之不易而成之不可忘也噫為佛者之初固不以植生營業為務然而四方名勝之處或困於主者之不一徒衆之集乃至失其所依曾不若世繼而守者之為遠也然而得其人則易以興不得其人則易以衰物

理固然非獨昭明而已然則真公之欲記之也宜矣予之先壠在吳者與其寺相望為鄰故不辭而為之書錦峯舊有朱穆陵親書賜貴臣之家者今留昭明云

澄照教寺記

陳最

佛宇之興其來尚矣自竺乾入洛象教歸周琅函流貝葉之文宝塔闕玉毫之相莫不圖諸婁壇樹乃精藍苟非背山而面林左泉而右石則何以延大千之開士啟孤獨之名園是故鷲嶺雄標世尊目而說法雙林秀拔惠遠由是真居蓋入境之兩珠亦古今而一致蘓州郡城之西北三十五里山曰陽山之下寺曰澄照先是唐會昌中丁某施白馬礪宅為白鶴寺後有龍

興寺僧智義周遊其上縱目周覽嗟其年紀寢遠名額僅存榛
莽靡除基地甚隘於是鴻臚卿左衛大將軍曹茂達六代孫玄
祚捨祠堂基以構寺不改舊額目而遷之始荆莽茨數十間而
已觀其岡巒環合巖谷洞呀其佛者之津梁乃道林之形勝靈
啟其地人興厥謀決智力而有開獲神明之來義寺中有靈泉
潛發莫窮其源決洩蓋自於神功䟽鑿豈因於人力引山渠者
數派溉民田者百勝水旱不更其淺深遠通必沾其潤利為國
彭城威顯公嘗而異之曰偃泉我宋祥符初始賜今額乾
德中義公既沒上足蘊明嗣而續之香火無廢道者蘊與亦義
公弟子也勇猛精進出於常倫痛先志之未終發精心而善誘

由是智者獻謨壯者效用經始勿亟舉而新之敞廣殿以安眸
容飾華龕而度大藏厨有庫香積之供成僧有堂牧雲之衆集
晨昏是警鼓鐘於百尺之臺水陸致虔設會於五層之閣而又
置懺院法華院亭榭高揭房廊繚周眈然巍然不勝其壯觀矣
開寶中太保韓公承德復捨梳洗樓為塔院詳其始末叙殿廢
興見徵蕪辭用紀琬琰時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壽聖院記

強浚明

元祐八年九月辛巳同郡錢君慎微過余言曰昔我先生既荒
吳越維子若孫分建藩屏我高祖廣陵宣義王實鎮中吳父子
再世嗣有節鉞逮我皇祖司封始去而仕于朝然自廣陵而

下四世皆莫於蘓晉天福辛丑歲曾祖威顯公始建寺於吳山之麓以為薰修之所用其山名之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歲主僧維久嘗遷其寺少南既又遷瓦塢最後遷宋塢則今所建寺之地也治平中賜今名壽聖院厥初屋纔數十間僧徒甚寡歲久益壞而僧之來者日衆先將軍為出緡錢二十萬俾其徒懷政合衆財以新之然後瞻礼有殿講說有堂井廬庖福無不完具又俾其徒懷遇即寺之側相沃衍之地闢田畝百歲更豐凶不資檀施而寺常足食先是法堂獨庫陋不稱寺僧智來又侈大之以增其舊此寺之興踰百年更三遷歷吾家四世而後大備其成之難如此幸此寺日益新僧之來者日益衆則錢氏之興可知也恐後來者亡以考也吾子試為我書之余曰唯詞曰武肅多子大王小侯厥初啟宇十有三州分建子弟維藩維屏維時中吳武控外境廣陵受鉞闕壤千里文穆之兄武肅之子生有其土死即葬之父子孫曾相望纍纍在晉天福當威顯公相方視地爰作佛宮桓桓將軍世濟其美百年于茲寺更三徙浮圖惟久實繁有徒修敝從廢不忘其初太湖之濱吳山之原斷石刻辭敢告後昆

明目禪院重建方丈記

凌民瞻

世之為放曠曼衍之言者指宇宙為極矣如來眎宇宙猶一漚也嘗以大干世界為言斯多矣而未極其廣也嘗又以瓊伽沙

世界為言斯廣矣而未得為無量也然則無量者非世論所可計矣如來能以如是無量世界置諸虛空而不墮納諸芥子而不迫擲之方外而無動沃之巨浸而不溺神化無方理絕思議是莊嚴偈云淨土如所欲受用皆現前蓋言諸佛如來遊戲三昧自在若此雖欲質梵世於忍土遷內苑於鷲峰因為不難然且狗須達之請而經營舍衛之室忍其虛府庫彈智力而後成豈神境妙用不足尚耶嗚呼非具大悲者孰能與於此衆生差別知見真鈍要以檀施攝其初心由是言之祇園精舍豈一手一足為之哉茲院成於國初景祐中璿玠師頗易舊宇其間未葺者日益隳圯長老唯廣師補漏支款迨已四稔尺椽寸甍不

以強人允與斯緣莫非樂施熙寧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始工後十月而工畢坎高增庫廣倍舊址構櫺櫺角亦攻堅材坊塤斷削皆聚良匠美哉輪奐不日而成如天持來若地湧出物不終否在人而興傷工之初予嘗謂師曰弟子貧不能以財施弱不能以力施它日願施鄙文讚勝事明年師故遺書來岳陽從索斯記師昔在天峯蓋有甚大緣事未嘗刻一言今反記此者是欲攝我以文施因得記其歲月焉

平江幻住菴記

釋明本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楞嚴有是語昔僧問瑯琊，述是語以答之僧頓悟玄旨人徒知山河大地是幻而不知清淨

本然亦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狀而生水體元清月影不期而現原夫昭々影像所現之幻跡也澄々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余遊吳中郡人陸公德潤施松岡數畝于閭門之西地曰雁蕩結茅以棲禪者踵至僅半千指凡三見青黃絕際上人永中與董菴務一日衆集請名其菴因謂衆曰二千年外大覺世尊棄王位卧浚雪夜觀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涉入如幻三昧嗟乎衆生迄今沈酣情妄而不自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所未悟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避席而言者曰承教有言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亦滅

故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非住乎余曰子以識量分別欲知幻法是住非住無乃增益幻見安有悟入之理也爾但能蘊無義語於識藏以究其心捧麈量器於檀門以正其命荷百丈不作不食之具以效其勞守諸祖萬慮冰消之誠以堅其志一且能所頓盡功用兩忘廓爾無依劃然超悟則是住非住政不待借手於無臂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忽相值於吳松江之舟中從容叙舊亟請筆以為幻住菴記擬相傳於久遠云爾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宋 濂

姑蘇幻住庵者元普應國師中峯和尚本公所建立也國師既得法于高峰妙公唯恐人知而挽其出世後自齧晦往游三吳

間大德庚子國師年三十又八嘗憇閭門之西麓見松松蔚然
成林間名于吾人則曰此雁蕩也國師喜曰永嘉有雁蕩山乃
應真諾矩羅示下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興耶吳士陸
德潤聞其言遽以地施之國師縛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益頗
為扁之曰棲雲國師趺坐其中而問道者連翩而來至于五百
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僧俗趨功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
咸具乃請名于國師國師曰澄水鏡能現之幻体昭影象
所規之幻跡可與幻盡覺與竟空斯則超悟之極至也吾侪依此
妙幻三昧而住宜以可住名之當是時若南詔之無照鑑西江
之定叟秦荆南之鍊印叔萼北之指堂月號為一時麟鳳咸集

輪下幻住之名藉之于四方矣又明年壬寅松江瞿霆發延主
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國師不俟終日避走南徐而向之相從
者皆水流雲散唯絕際中玉亭立二師素掌庵政相守于窠窠
之濱自時廢後二師復入寂立之徒湛源止之徒用庵照補
首鏢漏而思繼承為尤謹元季兵亂一旦蕩為塵埃而不可致
詰矣用庵月夏之圖為興建之計僅四十年皆次第就緒而復
國師舊觀矣國朝洪武戊申之春也庭曲之碑久未有刻文
會濂朝京師道過吳中用庵以記為請濂聞國師之道東行
三韓南及大詔西連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躡屩擔簦咨決法要
然其心未嘗自以為足屢却名山而不居飄蕩窮崖孤洲之上

誅茆結廬在幻住名之其故何耶蓋謂主持宗教必無上
大道必夙植福緣必明智通變具是三者然後可其意誠有所
激發以身捍大法俾之去澆而還淳也用庵思祖武是繩木茹
澗飲夙夜究明本心其亦可謂無忝于國師孫曾者乎嗟夫諸
法固幻也而住者亦幻也知住者之非住始知幻而非幻也幻
而非幻則如幻三昧在焉雖然非幻亦幻也是為記

栖雲室記

宋 濂

中峰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為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
公書其扁曰栖雲迄今數十年中峰卒而廬亦頽壞中峰之孫
用庵照師作新室于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余以記余笑曰

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峰也
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禦
燥濕閱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而見
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翼為而久棲
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為名固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
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
于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于歲月自其
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于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
擬于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
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間于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

知今之廬異于昔時之貯集今之人異于昔之人哉而雲也安
往而不在乎嘗試與師登姑蘓之臺而覽古今之多三吳之間
崇臺廣榭涼亭燠館敷金碧而眩丹瑤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
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狐兔已將
于寢席矣彼之富麗竒瑰苟與栖雲之室絮量大小何啻周鼎
之于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
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止而名立
固不隨世以為交遷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
皆中峰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峰之徒苟有志于道
孰不可為中峯哉尚何取于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盍以

吾言求之

中峯草堂

楊循吉

中峯卓錫處皆以幻住名之道行既高四衆皈向凡建所謂幻
住庵者有數十處今在吳中者正居吾家雁蕩村之西無二里
遠也殘碑墮草莽中雖殿堂三間基址去地殆五尺餘云禪師
之所築也故老相傳建此菴時馮海粟煉泥趙子昂搬運中峯
自以塗壁即此草堂是也或謂馮趙二公貴為王臣豈屑為是
此俗人之見耳前人高勝處至多要此志是其高致常事何堪
也

南濠金山下院記

楊循吉

地之淨垢起乎人心繇一人發一淨心故能使垢境湧為淨坊
是故居人沾其福游客資其勝則茲院是也始吾境蔑有佛之
家魚肉食貨利焉莫開慈悲之梵音與瞻妙嚴之瑞相也傳老
本以力傭能依大覺一念之淨起十方之地成遂以正統丁卯
創有茲院始則荒墟數弓上作圓通大士之室而前隘後逼莫
克復處乃盡収其地而作之寮舍囊無留金院既成無所于屬
聞金山萬峰禪師玄風特茂四衆載趨傳擇陰乎祇樹求菀乎
法幢持院蹟請知寺昂公獻諸禪師時其徒今典院德雲峰侍
側器度偉秀謂之日彼院在入境四事無憂吾觀尔貌豐碩可
居之他日并為老僧建歸窆焉自是昂公下山營募則必以院

為家飢則齋倦則休也而所引必雲峰與俱創廣堂三間嗣傳
之績雲峰居久緣熟利養之資將與古刹伴焉屬昂公下世荼
毘之餘乃迎不壞之骨于院後作石塔傳年益老不勝院務雲
峰有弟子三人曰文傑字仲巽嘗從杜東原游善書能詩亦
開禪現傳既謝緣西逝復塔于昂公之側成化癸巳衆舉雲峰
知金山寺越三年厭名惡紛復旋于院以院事付仲巽專領焉
余居通院北二百步方外之交惟仲巽一人自少至今每家居
之日必以此院為外齋及養病在告游尤數至是院也左通市
巷前面水田右帶溪流其遠秀則有望市之墩羅萬僧奴之墓
類巔類壑高松挺特茂樹掩映野徑交錯雜乎田間若城郭外

如此境宜在艱值之數不知惟吾之獨得歟不知人盡以為然歟若夫酬人事隙身倦體困則挾一書徜徉緩步夏解愠釋使路人遇之者肩摩不讓混同于野夫比吾之日院以有游也及門緇袍出迎談空論有拱止一茗或解衣高臥憇息于匡牀主不貴礼客不貴款殆于兩忘此吾之至院而為樂也若值食時則取其于家不煩院設故吾之游無早暮院不拒焉至于納風于溪觀月于庭看霞于郊視雲于野把臂連袂無不與仲巽俱盡其游興既倦而歸則仲巽必披衣相送東極乎巷首西底乎王園予與仲巽真稱法侶之骨肉無一字紀錄院蹟失其厚薄矣况知顛末無如余又奚讓焉夫首之以傳之建著始也記其

二塔誌奉歿非私創也詳堂宇之蹟見作之難也叙院之群衆善德也昭院食之艱勸有力防侵蠹也述環院之境明其幽勝能助道芽也道吾之所以游彰愛其人也吾之記院蓋如此弘

治庚戌十月望日

壽山菴興建記

劉鳳

壽山庵者為予里中佛刹自昔元季創立以至于今其緝緝之者曰性月時則有萬慶苑陸五臺王龍溪諸公往來寓于是庵則其興緝也易又有王龍池林心泉前後為守其接遇諸公礼甚殷則性月爰有憑焉自後住是庵者力不任前業頗墮僧永休自瑞光來竭力闢創其初棟宇卑小垣墉蔽密多設房櫺未

有高軒崇遠于是緣募諸長者選材庀工構主宇宇以為佛殿而像設威嚴旋有差第蓋未久即世其徒萬融紹隆前緒內外聿新高潔與朗融之功何其偉哉且今無名德若五臺輩于此流連則郡邑諸公亦不後知有茲菴里中文老惟知僧之戒行無虧悉心奉施率先從事烏可無記余因憶往昔數至于菴而性月能醫藥以治人患故博濟普惠開拓其址而始之逮今融亦不交于王公大人但禪寂以修無為口之易集其感化則尔乎夫廢具時也墮成數也即茲菴開建于元季嗣法者幾何人非不能網紀其事之難而禪定之難故能證修于茲菴者予夫之聞今融既于衆有緣則其能崇飾初造之也既有可紀以貽

將來若迺于其躬之超三界而出萬有者則不足輕重于茲也黃檗曰有必速亡無必久長興必速廢不終第天地雖交虛空獨常則斯菴之存為予里中崇刹之寄之真理而已哉

重修壽生菴記

王心一

吳城為江南都會而胥閭之間則又吳城之一都會也市人肩摩轂擊如蟻百貨巨航鱗次填委市肆如山四方商賈言語嘈雜如沸往來冠蓋之倫河干接迹如雲夜半酒人竹肉之聲不絕如縷浮沉五濁無非苦海誰為彼岸獨是六時鐘聲佛號向人耳根若提若命則有壽生菴在焉菴為天池之下院元僧道在創之成化間有德圓嘉靖間有性月遞相葺而廣之繇性月

以迄于今百半之中風雨侵蝕歲月摩盪日有傾圮之患雖菴
僧萬融與其徒慧昭拮据修葺遐迹皈向而相繼示寂未免彫
新乃其徒修慈者復就遺構修其垂廢拓其未備比性月之初
而加飭焉脩慈又不煩募化取香積之餘與檀越自然之喜捨
鳩工庀材已成勝果夫脩慈何以得此也吾聞佛之為教皆于
無處設法故言佛者必歸于空學佛者必先于苦修慈為太保
陳儂敏公裔孫夙有慧根其學佛也戒律精嚴自一衲一鉢而
外毫無貯蓄倘盱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者耶
其靜息也越五濁而俱盡其接引也登彼岸以為招故人過之
各忘其我相而自生其惟心相湊成緣譬如水之不能不波山

之不能不雲脩慈與其徒誦諸大乘磬聲梵明六時無間于是
四方之往者來者居者聞斯音也如病熱酌以清涼爽然當口
翻然動心各知名刹之外別有津梁營，遂，元非故我使五
濁衆生盡出苦海盡耀光明其盱濟渡寧有邊際崇禎元年戊
辰臬月既望

龍樹菴記

錢謙益

儒者文，起姚孟長吾郡之端然者也願好從浮圖廣傳者游
傳學浮圖法泰雪浪雲栖諸大和尚栖止華山鳩淨侶繙大藏
披莽經營若庀其家未幾華山有攘地之訟傳自誓于佛去削
髮願以死殉凡三載訟稍息乃口而游虎林天目諸山軌行陞

苦歸于墓田丙舍結廬以居目斥之以事物齊衆所謂龍樹菴
者也吾觀佛之徒其為說以為山河大地一切如刃而其身之
所寄瓦盂錫杖一飯一宿即五山十刹亦比之于逆旅傳遽而
已然其人往以塔廟為國土以伽藍為金湯而效死以守之
身可殺而不可奪若傳者何其固也今之為鄉大夫者身受
國家疆圉之寄而不難以戎索與虜一旦喪師失地拱手瞪目
彼此相顧視所謂敗則死之危則止之者其于浮圖何如也夫
浮圖之塔廟被四海未嘗需責任于一人又非有高爵醜賞功
誘于前嚴刑殊死警戒于後也而浮圖之效死以衛塔廟者時
有而鄉大夫視疆圉之事若奕棋然豈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

而國家之賞罰顧不足狗歟抑亦佛之徒棄氏毀服視除髮
毛無妻子身名之絀羈故其志傑然得信而未可以責諸鄉大
夫與嗚呼此之不能而彼能焉而又疾其能焉而思以蓋之曰
彼浮圖也彼之效死以居者固懂而免于吾之廬者也一旦有
事上不能謀下弗能死委而棄之國家之疆圉曾不得比于一
浮圖之塔廟而不以為恥也文起孟長儒者也不斥浮圖而與
之游也宜傳治龍樹菴既成文起以書屬余曰傳其石請記子
其勿辭余為之記曰菴在吳城西白蓮注南右折半里許老樹
拒門如虬龍攫擘月以名菴構十方堂以養老病畜池水以放
生立普同塔以厝闍維四象而文起書金剛經刻于塔上經始

于萬曆丁巳凡若干年以底于成是為記萬曆己未仲春月望

小雲樓題額記

張世偉

小雲樓題額者故吏部郎周忠介公為龍樹菴主西崖傳公題也西崖得法于雲棲歸舍墓為菴在吳城西五里白蓮注南淪漪交前墩阜培後灌木叢陰稱郊外勝地其焚修梵唄一準雲棲六時課誦未有揭而標之者此忠介公所為題額也公所至清風勁節傾動一世而宅心極平且慈度其往因非直從英灵中来每值勝緣福地輒與同志讚歎徘徊久之西崖能以硬脊肩佛事蓋尤所許可者方菴之創也山門未顏額會公初習顏平原書心諾為今所題且日俟吾學成而踐焉閱數月闔禍熾

公遂及時天啟丙寅三月望也維時通達名賢斲耗日亟公自知不免宿陰未霽旭慘無光即紙窓竹屋亦非尋常蕭瑟况味公傾心念題額促予兄孟舒為商款式儲墨瀋欲書所為小雲樓者已他冗未果而外報緹騎逮公至矣縣宰懷牒坐前楹內外聲沸宅男女環遠哭公從容謂家廟辭訣不復處分家務願與諸相知慷慨語中朝事忽憶日僧諾不可不踐又吾意所寄也遂涉筆排行填名用圖書記無纖毫謬者此公署書絕筆也嗟乎嵇生琴夏侯色誠千古臨難異事而康樂施維摩詰鬚竟足為心雜解嘲以公定力何詎不相若第緣會有足異者生平慕顏平原為人比決歲攻平原書乃署書創得此額即今懸壁

之鶴立雞群楚，肖其丰神山門留鎮不為龍樹永遠故實哉
且徵公與平原壯耄同歸作忠義去後一著榜樣而以握拳透
爪示奇更不如此題之寄意微渺也崇禎己巳立秋前二日書

青松菴記

申用懋

昔蘇子美云盤閭間多高僧隱君子盤居城西南太湖波光澄
碧萬頃群峯攢翠環列屏障山水之所聚也郭外吳門有巨橋
虹以逶迤而西不二里地名何家塔蕪葭蒼茫中望見高松亭
亭鬱然溪秀鐘磬鏗錡出松際者青松菴也菴之始故颯寂荒
墟耳萬曆丁亥有頭陀無住者拄錫依此誅菀結繩屢修苦行
誠感檀波開創茲菴先文定願以青松繼無住者曰松屏曰鑑

池曰雪松相與膠力先後締紉自山門而大殿而廊廡翼然有
序煥然有章殿後時傑閣左頤新郭炊烟遙出樹杪右頤秦餘
茶磨諸嶺翠黛橫波瘵堂禪室香積庖福羅列鱗次出遂精潔
完矣美矣若夫流水繞前嘉木周翳生烟流颺可蔭可憇朝霞
暮靄色與佛燈交映農唱漁歌聲與梵明相和此又菴之景色
所以甲于胥盤者也菴雖肇于無住寔庇于松屏成于鑑池雪
松徃松屏銳意興構阻以無年鑑池現羅漢身說藥王法以三
指禪披人苦海遠近爭信之錢刀不募而廣集皆浮屠氏之
功臣耳頃雪松慮後人之忘所始俾余為記曰追先文定名菴
之意為廣其旨夫菴何依松而立松何托菴為名蓋松姿朗秀

似禪標松月清孤似禪寂松風聞冷似禪韻松花簡澹似禪林
聲氣所移出結物外之契故古人于禪剎選，取意于松形諸
題詠今宵松月下開閣想安禪如蘿幌棲禪影松門聽梵音皆
盛唐名句至千株松下雨函經水在青天月在瓶又入宗門悟
机夫先文定固有眈眈與今觀茲庵始從修持淨業忽顯藥王
之神通乃復以溥濟功力滋廣薪燈之接受如松之凝挺堅碩
發為菁葱鬱茂之色故能貞久不傾而漸至蔭物也更有說
為松以根幹為因枝葉為果菴以出世而行度世法者根幹立
也 以度世而證出世果者枝葉茂也昔謝偃之品松曰香有
四飛味喻九轉曰果圓通不分境界然則菴之以松得名者松

且藉菴以傳而菴與松不互為因果乎自此青，相傳燈，嗣
燭法雨所濡匝地弥天安見一車輪地不會數百繇句也耶無
住名源靜松屏名覺滄鑑地名海珠，孫本瑞是為雪松上人

崇禎戊寅端陽日

海會菴記

吳為山水之國領其勝者則在具區焉蓋繇三萬六千頃烟波
朝夕獻秀七十二峯佳境晴雨發奇闔閭有國遊觀郊甸悅臯
峯南塢土沃泉甘乃樹青李居人因之名塢至今稱為李木塢
焉塢背太湖東滙而漁歌不至樵唱莫聞而我道林禪師賞其
閭處結菴于斯八閨齊心六時課誦緇素相從者衆由是顏其

蘭若為海會也得非有其實乎即其菴而言之長林浹塢負岡
緣礪雲霞花竹蔽虧映帶精藍經像鐘磬播蓋之飾瓜華燈香
之供法所宜有者悉具然皆去奢就儉化利為樸務從簡約裁
足稱事朝誦夕梵禪律並修于是儼然為一禪林矣乃謀刻石
以著成績傳示永久而以其詞屬焉吾聞之道林浚于禪學制
行清苦不屑為人師而人自宗之夫記者豈但識歲月營僦而
已固將以垂徽戒也則凡居于斯食于斯者毋惑外誘毋怙于
佚以求乎佛建宗設教之本精思立覽内外交致庶幾無為以
極夫忘言自得之妙則海會之傳雖欲弗永久惡得弗永久乎
是為記

海會菴中興記

凌雲翼

粵惟吳會西境俱山水清輝巖巒鬱翠秀民物生聚舟楫所通
易于集事故叢林梵宇星列棋布雖興衰不常而無久廢者郡
城西南越一舍曰李木塢橫金沃野在前震澤東湖控右朝輝
暮映則皆山色松聲真天設畫圖也中有海會蘭若據舊記為
晉道林開山按郡志則曰宋元祐宗浩建其或中有隆替舊菴
厄為豪家所逼僅存禪室幸郡志所載名不容泯耳今山計空
而難支僧徒聞乎真守矣了壞空之劫久矣嘉靖間檀越徐某
素心樂善捐貲以倡而僧守峰發願起廢首建觀音殿高潔弘
殿塑像嚴奉又得同泰明凱徒宗誠相繼戮力次第開拓之于

是棲禪之堂庖福磴曰之宇藁林具體至此始備永為息心了
義者之所托也茲懼泯其績徵余記之余曰世間之法成壞相
因皆不可據其可待以恒久者信惟道力耳茲明凱宗誠委心
宗教其集世緣而成勝事者皆其道力所致故遂書之以詔來
葉後人志以明凱宗誠之心為心則海會之傳庸有已乎時萬
曆七年九月既望

陽山大石巖雲泉菴記

吳寬

吳雖號澤國其西有山亦連延不絕陽山在稍北視諸山雄偉
特甚其陰石嶢然如人負奇骨而偃者當嶽巖礧硯間有僧
居在焉號雲泉菴成化間予與太僕少鄉李貞伯吳興張子靜

松陵史明古往游自澣墅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
勢欲墮舉足甚恐入門竹樹出茂薜荔滿墻僧緣崖架木有小
屋在石下益奇客喜而就宿聯為長句明日太僕大書屋壁復
題名石上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
自歎不能獨游而徒得沈啟南所作巨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
有僧來謂問其名曰智韜則菴之主人也曰山居辱公題詠後
游者接踵而至大石之名暴著于時此皆詩人和篇也予既為
書其末智韜復請曰菴未有為記者更乞書之蓋山之有菴相
傳為宋珍護禪師所創其扁則銀青光祿大夫齊國公德剛所
題然莫能考其為何人也石之大且奇者散列不一當時與客

議此可亭此可堂且軒者尚多今歲久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况予且老未知他日歸休再能游否盱幸主僧有開拓志來游者或能成之當再為書之刻崖石上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道上人來吳居吳山寂照院即西南構軒題之小隱几席外置圖書瓶錫而已蕭然有塵外賞

白馬澗

龔明之

南峰山北有聚落號白馬澗昔支遁騎白馬來飲於澗中月以名焉山之顛有石埒然號馬跡石又有一石室號支遁菴乃其脩習之地也

報德菴記

蔡懋德

士人讀書學道每思委身于國以顯親澤民既沾國恩又兢以致君保民為懷不敢稍負初志也蓋生人託形天地藉庇三光豈子然無所依賴雖清如夷齊亦必履首陽而採巖高若巢由亦必託箕山而飲水可不思其本而自賢自智辜恩負德乎茲履水上人為報德菴請記用效菴前自宋咸淳乙丑僧妙燈以報四恩之德而建也盱謂四恩者經云行國王地飲國王水諸餘利益不可稱量君恩莫大焉頂踵膚髮非親不成親恩莫大焉一字一語維師訓迪乃至暢義理闡大道盡憑師力比丘清淨自居不農不賈口食身衣以至房寢醫藥皆資檀越故比

丘精勤辨道求其無為以了夙願而報四德自宋逮今興廢不
常菴額不改萬曆間僧寂傳號瑞林者年九齡依翠堂師薙染
甫六載而翠堂寺棄世瑞林梵，艱苦有遊衲謀路是菴誓志
堅守不墜翠堂之業里中士庶共驅遊衲而三寶益壯干城矣
自後瑞林僧臘漸長道風日盛鼎新殿宇教育僧雛凡可為佛
法隆者不遺餘力雖未即明心證道殆之無忝報德之義予嘉
其志目為之記以致履冰俾鑄之石崇禎壬午二月吉旦

寄心菴記

釋智旭

承天寺伏龍塔院本古寄心菴址坐伏龍而對天池左鑿山而
右穿隆環列而相拱者則有蓮華竺塢諸峰古吳勝槩屈指居

先精舍名蘆久埋荒草 神廟初年寶林堂玉林啟南二師卜

宅于茲重為經始芝庭潤師繼其志而成之至 今皇帝之七

載水侵雨蠹漸就頽圯靜居師以其地近泉脉易受蒸濕移于

西麓而鼎新之中堂奉佛名淨業堂，後建閣名證桂閣，之

下為禪堂以安淨侶閣左右各有靜室以為耆宿養道之地野

花送春群壑送響鎮日危坐洵可以忘世也佛堂之前後構三

楹一為賓堂二為僧寮浴室雲厨畢備雅整倍于舊觀顏其門

曰重雲小隱蓋以寶林堂左復有重雲堂也繇菴而東北則瓊

師骨塔及累世法扁之佳城在焉師又欲永茲香火置僧田園

圃柴山各幾畝延名衲于堂中晨昏課誦祝 釐禳歲書則香

花繚繞夜則燈火輝煌松濤鳥語真般若法音相唱酬予與宗
師為忘年交每挹其德容慈語從容中道兼之仁風厚扇忍草
長敷本自性成非關修證誠緇林雅望耆宿芳規也嘗訊以昔
日締建之始實昉于瓊金二師繼以潤泉德師及潤師等而宗
師善守其成而更擴焉然或以歷練或以儼恪或以仁慈皆自
有真精神以持之是故即一家香火而護國不壞俗諦而真
諦自明此其寄心于一菴而亦可以悟心于無寄者也是後也
經營之力者為侶雲塵公、即東師法孫永心雪操能緝其祖
武垂裕後人於此已見一斑云崇禎丙子孟春吉旦匡山智旭
撰

潤脚菴記

蔡懋德

鶴林玉露云有僧住山或謀攘之迺挂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
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潤未
必骷髏就此埋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
京還家費貯篋鑰置以貯成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
若促裝者又聞昔有京尹不携家唯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
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杖撐篋于廳事前嘗若逆旅人
將行故搏擊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予謬涉世途嘗以此語
粘諸壁遇有方外交亦輒以此進之慧朗紹公向與予有月菴
之約遠遊未就頃吾年友鮑侍御構徑山別業蓋古德叢林紹

公樂之虎林諸門人復為從吏將舍作袈裟地居未決歲隣僧
有起而爭界者始公不較曳杖即日行還憇鄧尉聖恩結茅寺
傍即以濶脚名菴而予為之落成因歎曰山河大地總是幻境
非有非無何彼何此世間本無障礙人自生罣觸稍知學道者
即具達觀之識矧始公深于禪者乎生本邦江世胄辭朱門而
投野寺人所共憇麾之若浼彼佛廬之尺寸何足櫻其念慮此
濶脚之名殊合道妙尤憚余之素心請即以是語為菴記

靜中齋銘

釋圓至

記曰人生而靜天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發也又曰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余謂未發者靜者也性也發者

感而動者情也故感於其所不忍而惻隱生焉感於其所不為
而羞惡生焉感於可欲可志而忿怒淫辟生焉無不本於性無
不感於情中者性之恒和者情之善性情之辨學之大端也世
儒言中曰不偏夫性感而情興然後其發也有善惡偏正自孟
軻氏以情言性世儒尊守之而棄仲尼子思之說謂其近於佛
而不敢取余不可毋辨從余遊者來上人名其室靜中之銘曰
日孰迫焉而紛孰召焉而應曰此妄動非吾之正吾之所吾不
形而存是謂大本生之元孰其無形其有無情惟寂不動乃
以一貞昧罔聖言銘記於明

昔年友石軒記

釋圓至

昔牛奇章李贄皇爭以致石聲勢誇天下至卑躬而凡事之二子以私意為好惡其是非毀譽之際猶水火不相悅獨於石則盱眙無間然豈其頌確峭勁不渝之質足與好者為砥名勵節之鑒非以朝煥夕寒希價售者所可幾欤夫入之志有淫正雅俗每於所者見之二子之志蓋近於正矣然奇章卒以黨比黜名行均穢與之睚者覆為垢而不足榮而贄星之敗平泉所蓄猶不能有況其後世哉由此觀之二子于石雖欲忘所挾以友之而石未嘗與友也惟巖穴之士無慕求於世者止則與俱游則與適取諸左右而逢焉豈友之道必其同乃合不可以富貴強取欤夫以鄉相之勢非其同不與友此所以獲友者可貴石

之可賢也吳郡瑞無象聚石所居之軒以友石名之無象行天下悅其意無幾雖師弟子之間猶患所趣之異獨厚於石若此豈非有所合欤夫玩物以害其志之正二子之失也不於其同於其益君子之取友也余知子於斯友也鑒其堅則勝物之操益厲像其峻則違俗之行愈高確以誠乎中重以儼其外則斯友於子也豈少益哉



文林子 四書 卷之三

論語 卷之三 子罕篇 子曰 吾欲夏禮 夏禮吾能言 春司

木 夏司草 秋司金 冬司水 春之德 仁也 夏之德 禮也 秋之德 義也 冬之德 智也

四時之德 各得其宜 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 此天之功 而四時之序 不可亂也

孔子曰 君子居則仁 動則禮 尊則節 此其所執也 故君子居則仁 動則禮

尊則節 此其所執也 故君子居則仁 動則禮 尊則節 此其所執也



